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四川通志卷四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斌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史堂

欽定四庫全書

四川通志卷四十一

藝文

記

宋彭乘修玉局觀記

一氣委於化觀化則歸無萬物
生於無本無而為有由是物物

自別事事自分不為而成其用弗匱形上形下非
柔非剛廣包太虛微在毫末吾不知物各自造而
造物者有主耶抑自然爾自然為性虛無為體其
道也歟道之用可勝言哉在天地為動靜而無動
靜在日月為晦明而無晦明在雷霆為響震而不
響震在山河為融結而不融結在四時舒慘為變

而不變在百穀草木為生而不生在八音為和而
不聞在五色為彰而莫覩其於人也為誠明之性
視聽言貌為非天下之至通其孰能與於此乎且
人在道中道在人中人全道用而能體法雖不聞
見觀萬物而索之反照自然原其所感無所執繫
強為之名名有所宗宗其所自也是以名跡分焉
名跡分而異途顯故物物紛擾靡所定例人而無
別與飛走同故聖人則乾坤明上下順其節因其
和而明禮樂禮樂之用其在人神人神必有所宗
故壇墀以興牲器以設宗廟以制嶽瀆以崇虞書
之始曰禋洪範之陳曰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焉
斯蓋人倫之宗政教之始俾人有所向神有所居
凡功施生民必盡崇祀實敦本也道為物始不其
本歟功德之大詎可名述彼宮廟之列抑由此焉
雖三洞九宮香在上清之境太微紫極自居無色
之鄉彼常有聞或難致詰惟太上混元上德皇帝

體自然之運本無始之宗探象帝之前立先天之
化武丁之世誕質厲鄉柱下同塵函闕演教以恍
惚離形質之表希夷非視聽之端託有寄無申明
大道將令萬物自化統歸衆妙之門百姓樂推默
契不言之教其德也博其用也淵然後各復歸根
反其所自故曰消則為氣息則為人非謂妄惑之
言蓋徵教化之極將見寂寥妙本澄湛淳源修身
者去甚去奢治國者無為無事亦猶處犧畫卦兩
儀之德方明孔子立言百王之法斯在夫如是非
崇嚴廟貌豐潔精誠日月所臨咸為崇奉其可得
乎至若飛布雲霞穹崇土木深模絳闕邃狀丹臺
彼積陽華此取大壯止欲極誠於道而率人趣善
焉非為禍福報應而設爾益州玉局化者二十四
化之一也傳云後漢永壽中老君與張道陵至此
有局脚玉座自地而出老君昇座為道陵演正一
之法既去而座隱入地因成洞穴故以玉局名之

矧當坤維輿區鬼之分墨池石室旁資古勝之
蹤岷山導江遠供清粹之秀樓臺屹峙俯瞰郡城
紀歷寢遙基構斯在皇帝實崇慈儉業盛盈成以
清虛為宴遊以樸素為玩好八元授職五老詹歌
耕鑿熙熙莫知何力歧喙蠢蠢但樂至和崆峒攸
軫於順風赤火久全於因象豈止格心黃屋讓德
紫庭至誠感通天人合契故真祖示儲靈之應寶
符錫無疆之休誕告成功備修墜典祇爾法駕躬
謁真源崇懿號以示尊嚴率含靈而底清淨俾物
自化與道同功自然三辰駢珠璧之光五靈為池
藪之物域中四大貫而一焉有以見游泳淳和出
處冲妙皇帝之理指掌而窺乃詔寰區溥崇靈宇
將俾混元之道赫赫巍巍知府諫議大夫集賢學
士凌公以命世之才布移風之政盡易象黃裳之
美得詩人溫玉之稱輟自諫垣臨茲藩屏教化周
洽仁惠式敷誠格於民民咸知勸和樂之至履為

豐年底俗既康郡政以簡故靈勝之跡時忽駐遊
睇其弗滅必見完葺斯化密邇府署制度僅存自
東漢權輿皇唐崇飾王氏竊據廣其閹閹壞此殿
堂并為內禁尋與府庫悉為災焚後主因其舊規
復創祠宇循其功力亦匪恢宏逮將百齡頽毀相
繼不可終否屬於昌期公以國家詔被溥天誠歸
真教聿遵虔奉將務增修飛章上聞詔允其請揆
之以日作於此宮除舊創新闢小為大工無巨細
罔不經心人之悅從匪懈其力東西廣七十七步
南北長七十五步中建三清殿七間東廂三官堂
鎮樓暨玉局祠屋西廂九曜堂太宗皇帝御書樓
并齋廳厨庫門屋周迴廊宇共一百三十五間正
變槐檀畢新棟宇翬不踰制儉而中規不妨農時
不勞民用自然赤城在目何須紫府遊神臺殿霞
明想像金樓之影松蘿霧鬱依稀李樹之陰壯麗
規模率若神化非我公罄心悉力遵奉明詔曷以

臻於此乎化主浦若谷克嗣焚修偶茲興創愈宜
精確以永增崇且將紀歲時俾存金石式揚巨績
宜屬鴻才乘識有津涯文無經緯狂簡類吾黨之
子所精非道家者流照靈府以晶明未分日月豁
丹田而曠蕩莫貯乾坤強索空筌仰遵嘉命濡
毫扣寂良愧斐然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日記

張詠益州重修公宇記

按圖經秦惠王遣張儀陳
軫伐蜀滅開明氏卜築是

城方廣七里從周制也分築南北二少城以處商
賈少城之跡今并湮沒命郡曰蜀郡自秦至漢民
戶益繁改郡曰益州由漢至唐逆順增損出諸史
牒此不復言隋文帝封次子秀為蜀王因附張儀
舊城增築南西北二隅通廣十里今之官署即蜀王
秀所築之城中北也唐明皇幸蜀升為成都府唐
末政弛諸蠻內寇高駉建節即時驅除以為居人
園閭多縈腫疾始築羅城方廣三十六里清遠江

元在州前築羅城開移今所顧城之大小足以知
四民之治否朱梁移唐昺遠人得以肆志王建孟
知祥迭稱僞號乾德初王師弔伐申命叅知政事
呂餘慶知軍府事取僞冊勳府為治所淳化甲午
歲土賊李順據有州城偏師一興尋亦殄滅是年
降府為州危樓壞屋比比相望臺殿餘基屹然並
峙官曹不次非所便宜至道丁酉歲詠始議改作
計工上請帝命是俞仍委使守以董於役其計材
也先二年討賊之始林箐陰深多隱亡命詔許其
翦伐以廓康莊得竹凡二十萬木椽二萬條賊亂
之餘人多違禁帝恩寬貸捨死而徒又以徒役之
人陶土為瓦較日檢工人不告倦歲得瓦四十萬
新故相兼無所闕乏毀逾制將顛之屋即棟梁桁
櫨之衆不復外求乎屹然臺殿之址即磚礎百萬
之數一以充足其計役也得繫岸水運二千人更
為三步分受其事夏即早入晚歸當午乃息冬即

辰後起工造中而罷所以養人力而護寒燠也自夏徂冬十月工畢無遊手無逃丁所謂不勞而成矣其計匠也先舉民籍得千餘人軍籍三百人分為四番約旬有代指期自至不復追呼由臺殿之土資巧墁之用與夫墾地勞人省功殆半其東因孟氏文明廳為設廳廳廊有樓廳後起堂中門立戟通於大門其中因王氏西樓為後樓樓前有堂堂有掖室室前迴廊廊南暖廳屏有黃氏名筌畫雙鶴花竹怪石在焉衆名曰雙鶴廳次南涼廳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在焉其畫二壁洎鶴屏皆於壞屋移置因名曰畫廳涼暖二廳便寒暑也二廳之東官廚四十間廚北越通廊廊北為道院一廳一堂廚與道院本非正位蓋搏減古廊二礎之外蜀地所安也涼廳西有都廳廳在使院六十年間之中所以便議公也院北有節堂堂北有正堂與後樓前為次西位也節堂西通兵甲庫所以示

隱故也涼都二廳南列四署同察以居前門通衢
後門通廳所以便行事也公庫直室客位食廳之
列馬殿酒庫園果蔬流之次四面稱宜無不周盡
疎篁竒樹香草名花所在有之不可殫記東挾成
兵二營南有資軍大庫庫非新建附故書改朝西
門為衙西門去三門為一門平僭偽之跡合州郡
之制允謂得中矣不損一錢不擾一民得屋大小
七百四十間二營不在數有以利事矣若俟木朽
而後計役耗官損民何啻累百萬計州郡興修無
足紀錄且欲旌其削偽為正無惑遠民使子子孫
孫不復識逾僭之度耳給事中判昭文館事安定
梁周翰係曰夫九州之險聚於庸蜀為天下甲也
五方之俗擅於繁侈西南為域中之冠也多獷鶩
而奸豪生因龐雜而禮義蠹故朝廷精求良牧憂
在遠人每難其材頗精厥慮亦時有違拂上意侵
鑠下民理絲而數焚溢水而屢撓公屬賊鋒肆虐

之餘主將驕兵之後收其汚染滌惠澤以天波拯其傷殘示大造於聖詔萬族有其生意比屋返其營魂伊公之推心合主上素志顧公府之故治皆為政之遺基乃削大壯之宏規俾循列郡之常式不勞弊於民力不糜散於國財末歲云周民觀駮改凡視事之所泊燕勞之堂察吏之所休游賞之所適竹樹花卉所至畢臻自韋南康矯悍之餘孟知祥僭悖之後共安其過習以成風若今之所營實毆以合道輕浮潛厚凶狡寢仁循吏所能允克皆踐苟採訪之吏亟以狀聞而疇庸之急遄當下需叅三事之庶政翊大君之鴻猷休泰之辰恢闡益威乃中外之同詞也周翰柴愚有素顏鑄寧希自罷禁林出判上館漸迫老傳之齒復多負薪之憂滯思本微小才疑盡遠承延矚久未稱懷蓋明公語營繕之源叙致周密垂勸戒之旨通協神聽止以寵示知文便為昭代之式輒書後係聊贊元

功時學士侍郎授代歸朝之年撰行之日
周翰謹述於高碑之陰云景德二年記

張俞華陽縣學館記

三代之學由秦廢蜀郡之學
由漢興而天下之學由蜀起

歷漢至宋殿室畫像古制盡在則蜀之學其盛遠矣哉始唐之衰侯王怙亂崩裂區宇盪削典法民擾厥命不盜則兵仁義禮樂於世何有惟孟氏踵有蜀漢以文為事凡草創制度僭襲唐軌既而紹漢廟學遂勒石書九經又作都內二縣學館置師弟子講習以儒遠人王師既平蜀仍而不廢華陽縣學館者偽廣政十二年作迨今一百餘載矣棟撓墻圯烏鼠攸居新進晚生陋而不顧有弘農楊安之為縣甚治慨念墜學衰羣士財因而新之事未克究得江東沈扶來承其政益用儒雅要歸於道興學飾像嚴翼堂宇上以遵朝廷之制下以成揚君之故也惟華陽理於州內而州故自有漢學

前樂安蔣公既已大之令平陽文公率而教之濟
風化柔靡可追古治可表後式長世不墜惟賢是
執宋慶厯四年楊君始修之後一年而沈君克成

之又一年晉人
張俞為之記

望岷亭記

凡為亭觀池臺於得勝之地則雖無山
川而曠無江海而閒况郛城據岷之陽

繚江宅川自古都邑故有叢亭之勝山海備焉今
邑大夫安定胡君自江南來從茲遊觀然憾尚有
餘勝鬱而未揚會方牧廣平公命作縣之重門門
臨閒田盡歸蕪穢植為西園遂作大亭號曰望岷
是亭西至岷山百里而近蟠地鬱天萬峯連延終
古孕碧擁臨三蜀其望伊何春雲始波崑柔閣藹
涵蔚瀛海火宇無陰萬木交蒸重巖沓嶂倚雲峩
冰秋空疑揮秀卓天骨朝陽夕月異態殊色寒日

慘烈時見城闕三峯含光隱射天末此望眼之大
槩也故君子望之則目益加明形益加靜心益加
清故可以脫拘攣之域入道義之庭清靜無為而
治功日成矣苟使小人望之則目若加盲心若加
昏俯仰悲戚感其本生有若越人之視章甫海鳥
之聞鐘鼓豈其性哉俾之違義冒利入於刑死則
欣然自謂登蓬萊棲崑崙之不若也奚肯謂我山
之尚可望耶然則岷峩之靈秀亦烏為小人而設
也以一山而推天下之理則君子小人之道亦若
是焉而已爾胡君字希逸強明公潔治遂無訟且
觀前宰長樂馮君道元修叢亭之事復大修之又
特作斯亭可以見志某遂為文以示愛山之君子

田况進士題名記

蜀自西漢教化流而文雅盛相
如追肩屈宋揚雄參駕孟荀其

辭其道皆為天下之所宗式故學者相繼謂與齊
魯同俗然世有治亂化有隆薄士之出處貴賤實

繫於此唐季五代政紀昏微斯文與人幾至墜絕
國家之起海內統一堯文舜明寢昌以大其設科
攷士擢取之多則前王之所未有益州自太平興
國以來登進士第者接踵而出天聖景祐中其數
益倍至慶歷六年一榜得十八人皇祐元年得二
十四人他州來學而登第者復在數外其盛也如
此豈非世化治隆人隨而興乎主學者議建榮名
堂於宣聖殿之東北盡題皇朝及第進士名刻於
石柱以示來者予喜聞而遂其請又
為之序時皇祐二年五月一日也

古柏記

成都諸葛孔明祠古柏年祀寔遠喬柯鉅
圍蟠固凌拔有足異者杜甫嘗作歌段文

昌亦作文摹狀瓌竒人多諳誦故老相傳及記事
者云自唐季凋瘁歷王孟二偽國蠹槁尤甚然以
祠中樹無敢翦伐者皇朝乾德丁卯歲仲夏枯柯
復生日益敷茂觀者歎聳以謂榮枯之變應時治

亂武侯光靈如有意於茲者誠為異哉因命工圖寫備述本末以貽好事者自三分訖今八百餘齡矣

呂陶經史閣記

蜀學之盛冠天下而垂無窮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

公之禮殿三曰石壁之九經蓋自周道衰微鄉校廢壞歷秦之暴至漢景武間典章風化稍稍復講時文翁為蜀郡守起學於市減少府用度以遺博士諸生受業京師招子弟為除繇且以補吏或與之行縣民用向化幾比齊魯自爾郡國皆立學實文翁倡之所謂石室者存焉至東漢之季四海板蕩兵火相仍災及校舍絃誦寂絕儒俗不正興平中郡將陳留高朕修舊補廢作為廟堂模制閎偉名號一新所謂禮殿者見焉及五代之亂疆宇倒裂孟氏苟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詩書春秋

周禮記刻於石以資學者吾朝皇祐中樞密直學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焉始漢景末距今凡十六代千二百四十餘年崩離變革理勢不常而三事之盛莫易其故然則冠天下而垂無窮非夸說也攷實以議也惟經史閣之成基勢崇大棟宇雄奧下視衆屋匪隘即陋聚書萬卷寶藏其間斯亦近類三事傳千百年而不可廢者乎龍圖直學士濮陽吳公因其成也會寮佐與蜀之士大夫及其講師徒弟凡若干人飲酒以落之德風洋洋頌聲愉愉布宣於一方有若闕里弟子集杏壇之下歌詠先王道德而歸諸聖門又若魯侯至泮水之上國人望其車旂和鸞而樂見之視其顏色笑語而有感恩向化之意嗚呼其盛矣哉公純誠好善治有本末所至以勸學為先見一士可以語道誘進之常若不及乃詩人所謂能長育人才則天下喜樂之也陶

於是推明公意而言焉夫治性修身以及國家天下大畧本之仁義其文莫詳於經監見古之人注措發施正邪粹駁與其生民幸不幸其迹莫著於史世之學者不矜誦數而率履其言不競多聞而慎擇其是則為有得亦庶幾善學歟初閣之營建皆幕府太常博士王君霽為之謀君修潔有文嘗典吳興郡學挈其規範來遺諸生匪獨諸閣也

陳臯杜宇鼈靈二墳記

戰國時蜀炎昏墊杜宇君於蜀不能治舉荆人鼈靈

治之水既平乃禪以位死皆葬於郫今郫南一里二冢對峙若丘山獨鼈靈墳隸淨林寺寺僧平其崇為臺觀隱士張俞懼其遂湮沒請於郡而碑之因置祠其上使杜宇岡勢相及宇之墳尤盤大民苗畝之其來遠矣皇祐壬辰春淨林僧死寺籍為田許氏墜向而鼈靈墳與寺俱化為民畝張俞聞

之建言於縣尹虞曹外郎郭公公愀然動色駕而
省之明日進士杜常等五十八人以狀理於庭公
報曰昔者七國相殘生民肝腦塗地獨杜宇亡戰
爭之競有咨俞之求以拯斯民雖鼈靈成洪水之
功微宇不立議其賢則杜宇居多載其烈則鼈靈
為大二人嗣興其舜禹之業九之一焉况勤民禦
災皆載祀典微此則古之聖賢暴於原莽而吾不
之知矣於是具不可籍之議聞於郡郡嘉其請俾
復其寺訪名僧以主之得景德寺禪者垂白焉白
好靜退能禪寂邑人所嚮仰公於是命之因盡域
二墳隸於寺命刻石志其事庶來者知二人有大
造於西土宜與惠無窮皇祐四年九月廿四日記

何涉墨池準易堂記

道昧於叔世而白於盛時迹
毀於無知而伸於有識蓋其

常爾揚子雲歷漢哀平新莽際號為名儒聲光馮
馮雖千百年亡輒衰貶有宅一區在錦官西郭隘

巷著書墨池存焉後代追思其賢而不得見立亭
池端歲時來游明所以景行嚮慕入魏晉李唐其
間興衰如蠓螻如蠅營侵晦謹詭之聲未窮
而氏姓俄變獨子雲之宅巋然下據不被廢撤亦
足以信其材度藝學為世所仰也王德數盡中原
潰喪王建由草竊進攘蜀土僭立稱號用淫虐暴
恣以成其一切固不暇識所謂揚子雲果何人也
宅與墨池垣入官界為倉庾地至知祥昶世及皇
朝仍而弗革淳化甲午李順寇始亂放兵燒掠隆
隆積廩化作灰阜賊平主者因其地改創營隍以
休養卒徒環堵儒宮彌益汙辱慶厯丁亥今相國
集賢文公適為是都尹有中興寺僧懷信詣庭言
狀公歎惋累日命吏尋遺趾畫疆以還其舊然屋
已名龍女堂池復湮塞澳恐時方議蔬葺而公遽
迫入覲事用中寢明歲戊子提刑司田郎高侯惟
幾乘間獨至睹荒圯渺莽咨嗟久之且言子雲八

十一首十三篇逮它箴頌其辭義與遠山生澤浸
上與三代經訓相標褫士大夫不通其語衆指以
為孤陋用其道反紕其迹如聳善排俗之風將墜
地弗振何退諭賢僚名卿斂俸餘以圖經構知尹
直樞密程公學據壺官人推宗師扶乘颺流敦尚
名義聞而說命取良材克助其用都人士達田衣
黃冠師雖平時叛吾教訓佗說以自誇者亦歡欣
忘仍來相是役辨方審曲率有意思直北而堂曰
準易繪子雲遺像正位南嚮諸公儀觀列東西序
池心築臺置亭其上曰解嘲前距千際軒楹對起
以須宴會曰吐鳳竒葩雜樹移置交帶垂蒼森列
氣象藹藹三月晦凡土木黝堊之事畢成君子謂
高侯是舉也扶既廢補久闕其激勸風旨雖古人
不過矧夫資識端亮學術雄富若導積石引長河
愈久愈洪無枯涸慮文章麗密據法裁諛若衣藻
火以退塗服故舉動建置皆可師小子不文承命

恐悚謹為之記
時慶歷八年

宋祁文翁祠堂記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

為蜀鑿離堆遂捍水以溉民田溉所常及無旱年
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鬪不勝死自是江無
暴流蛟蜃怖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
雉魚伐鼓吹籥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
舞以娛悅神祝已傳嘏而後散文翁之治蜀開學
校以詩書教人澡刷故俗長少尊尊親親百
姓順賴其後司馬相如玉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
以博聞顯莊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為三公
漢家號令典章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翁始班
固言之既詳矣初翁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
子之像殿右廡作石室舍翁像於中晚漢學楚有
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又作朕像進偶公室歲

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遵豆饗醪薦於前虔跽謹
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焉冰以功翁以德功
易見德難知故祠雖偕而優狹異焉嘉祐二年予
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隘埃蝕垢蒙不稱
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年乃占學宮
之西改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左右序及
獻廡大抵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庭疏窻
以快顯壯闊以嚴閑采有青丹陞有級次瓦密棟
強若棘若飛乃肖公像於宇間繪相如等於東西
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右樞密
直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於宦漏皆配祠焉於是
擇日告成於神揖而升簋箚果酒脯修紛羅而有
容可以造虔趨而降壘罇中洗庭燎並施而不溷
可以盡儀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於嚴廣靈妥
於闕寂故也噫自公以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
興名臣巨公踵相逮於朝先帝時巨盜再作亂弄

庫兵爭劔閣是時蜀豪英無一汙賊者羣頑愁窘
不容喙而滅非人知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
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
是祠之作願自今而後無俾休息云祠之興同尚
之賢則轉運使趙抃及提點刑獄使者凡三人賢
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降六人營董之勞
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畫像於西廂列
官里於石陰銘曰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我我兮
紱斯皇出有瑞節兮車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
新堂翼翼兮耽耽庭廣直兮序巖巖吏奉神兮不
譁神來此徒兮此其家儼羣賢兮並陳公所教兮
如其仁庖魚脍兮俎肉鮮神來享兮愴寬延公教
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俗祥順
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治平四年記

蘇洵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
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

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無助
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
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為能處
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
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
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
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
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
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
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
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敝未
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
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為天子牧小民不倦
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為我言民
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
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

民而以礎斧令於是人始忍以其父母妻子所仰
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
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
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
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
忍為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
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
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為
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
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
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
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為人而史官
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
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
亦不為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為之記公南京人為
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

屬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
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
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
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
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
我父凡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
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閑閑有童哇
哇亦既能言方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黍芄芄倉庾
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
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
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
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范鎮載酒亭羣公畫像記

子雲古蜀人事漢成哀
平世歷新室身絀而道

不得行于雲沒宋興八十九年上距今千餘歲其
鄉人之學者森然若林之植於晦其在太平興國

中有若諫議大夫田公錫之論議叅知政事蘇公
易簡之博雅熙淳化中有直昭文館陳公充直
史館朱公台符之文雅景德大中祥符中有若侍
御史張公及之介潔集賢校理王公湜之温公職
方員外張公達之疏達其在今慶厯有若虞部員
外李公畋之經術翰林學士彭公乘之恬退孫公
抃之厚重屯田員外陳君希亮戶部員外梅君摯
殿中侍御史何君郟之直方度支員外郭君輔屯
田員外張公中庸之通敏直集賢院李君絢之曠
遠是皆子雲之徒學其道而得其傳者益州提點
刑獄度支高君既葺子雲之居鏡其書又畫其像
以及其徒意者使後來觀之知賢人之道有塞有
通有誑有仲塞於晦時而通於昭
時誑於不用而仲於有用云爾

蘇軾文與可筭當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
耳而節葉具焉自蜩

腹蛇蚶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
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
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
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
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
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
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
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
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
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
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
其意併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
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
而罵曰吾將以為韞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
可自洋州還而予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

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韞材當
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鶴谿
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
二百五十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
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
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空庭影
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
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
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
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
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饒太
守涓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
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
二十二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
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喬
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

之言者以見與可於
子親厚無間如此也

黃庭堅大雅堂記

余謫居黔州盡書子美夔峽兩川諸詩遺丹稜素翁俾刻諸石

使大雅遺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素翁乃作
高屋廣楹以庇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
仍為作記其畧云由子美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
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
者况家室之好耶余嘗欲忻然會意箋以數語終
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在無意於
文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
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而入其門耶故欲後輩
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
而求之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
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
所託如世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

四賢閣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
在臨江故梁以為臨州後周以為南賓

郡唐貞觀八年始為忠州其地荒遠瘴癘近臣得
罪多出為刺史司馬故劉尚書以刺史貶一年死
陸宣公以別駕貶十年死李忠懿公以刺史居六
年白文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州守以四公俱賢
圖像為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刺史南華劉晏
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
平章事贈司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贈右
僕射下邳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訖於會昌四
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忠民每以此自負而郡
守至者必矜式焉紹聖三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
君闢之字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驚而民困故
聖涂為州拊養柔良知其饑飽鉏治楮姦幾於傷
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疇受昧舞文弄法者相
與謀曰屬且無類即以智籠小駭吏羣訴於部使

者聖涂不為變且嘆曰白頭老翁安能碌碌畏吏羞民耶亦會部使者察其為姦而聖涂治成時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詠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蓋士安即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憲雖在州六年亦嘿耳樂天由江州司馬除刺史為稍遷故為郡最暇豫有聲爾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寺以望江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是一花一竹皆放於詩復其舊貫種荔枝數百株移木蓮百十本忠於一時遂為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為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鯨寡之病使遠方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樂天刺忠州於今二百七十九年在官者鯁鯁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求去故樂天之遺事蕪沒欲盡聖涂齊人也蓋不熟巴峽

之風土又其擊強撥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為遠郡
守乃敢慨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
然如元和己亥時追樂天而與
之友聖涂於是賢於人遠矣

董鉞制勝樓記

蜀稱天下至險之國陸有劍門水
有瞿峽設為兩關以扼秦楚之衝

一夫當關百萬之師眦睨而不敢進五代之亂孟
氏盜有其國垂四十年宋宅中土開一統之運而
分遣王全斌出秦塞劉光義率楚師水陸並進而
兩關俱不克守倂偽昶於關下顧天命人謀有足
勝其險者予嘗客過劍門徘徊周覽切嘆太平之
盛而警備濶畧及承夔部之使而瞿峽適在部中
其備往往加濶畧於劍門迺請於朝曰夔州古雲
安郡節度寧江軍舊治瞿峽之口景德中詔徙今
治距峽口纔八里實據上游宜城夔以鈴截其險
尋既報可會東宮舍人程君德孺來同漕事協濟

其謀大合役於熙寧十年春正月之己巳而考以夏四月之甲午未幾尚書司門郎王君仲祥繇夷陵選領州牧行閱新城以規畫餘事得川岡故月臺者屹倚城側因展廣而增崇平接城面而方楹橫棟經構大備內疏軒檻以還月臺燕游之舊而外嚴敵具以壯形勢一日予三人者相與臨登其上四望羣山參差拱揖於雲烟縹緲之際而紫翠環合以為女牆之衛面有白鹽赤甲互倉勝已卧龍馬嶺之列峭岸凌空而直上斷闕偃半而平削至於孫蹊鳥徑高下隱顯於荒苔秀蔓之間南顧江流遠經益都旁郡而斜引嘉陵之源雜匯以蠻鄉獫狁澗谷崖竇奔衝滴瀝之餘而夾以東西二瀼以當三面之壕而有三鉤之鑠八陣龍脊之灘與夫豔瀕馬撲之變怒聲激石而洶湧晴影隨波而搖曳至於漁船商舸往來出没於窮瀆窅深之側嗚呼江山之勝不亦盡得之乎是在物者也

而言曰物有勝形人有勝幾形吾所以致用於周旋指顧之內而幾吾所以應變於無形不測之外也

宋肇三峽堂記

堂為巴東小將快心娛目盡江山

之勝然而一有登臨觀覽則景色雲物逡巡而異是皆人情參差不齊故使悲歡憂樂所得未嘗同也請試言其所以方其倚檻憑欄四顧遠眺長江急雨飄風怒號奔走轉石萬壑雷動驚湍駭浪喧騰震掉蛟鰐蜿蜒神怪叱咤若馬陵伏弩之射麗涓灘水決壅之擊龍且此西遊不得意之客方且隕心喪魄失筋停柁愕然而嘆也洎至瞬息之間一俯一仰雲煙變幻山川發露草花纖濃炳若繪畫松石奇怪旁出雜見巫峰高唐想像鬚髯襄王恍然而若遇宋玉斐然而成賦此西川行樂之士尚猶極目縱觀促席勸飲歡然而笑也迨其灑瀕春深魚復漲綠風雨晦冥龍吟其下白鹽赤甲東

屯西漲斷崖奔峭安流逆浪遠近因依左右映帶
則坐中能詩之流莫不擁鼻拄頰聳肩側身浩然
而歌也又有沙岸石磧名灘古渡白帝武侯之遺
跡永安八陣之故處荒烟野草廢宮舊戍遠樹平
蕪孤邨別浦牧童漁父棹歌牛唱深林巨谷重巖
複嶺懸猿舞鶴飛鳴坐嘯則席上多感之士有至
搔首撫膺掩袂沾裳泣然而泣也客有謂予曰子
作三峽堂記而有笑歌嘆泣之說予胡不正是四
者而付之一醉彼醉者劉伶阮籍之徒皆所以全
其真而名後世者也子獨求異於數子乎余曰有
是哉今幸不從監河侯貸粟則吾將以大江為飲
凡雷雨之朝風月之夕所謂登臨觀覽行且無時
而不往也亦不復問其悲歡憂樂之所來一寓諸
酒矣尚庶幾有以自託於醪酎而廁跡二人之列
也可矣客
曰唯唯

蒲宗孟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夫茫茫渺渺浮於空虛運於兩間充

於萬類而不息者天地之氣氣有順逆然而其
施於物也無厚薄光明盛大橫於古今互於日月
籠絡於萬世而不絕者孔子之教教有興廢然而
其被於人也無遠近氣無厚薄而百穀之成有不
齊焉者過在播殖之人非氣之異也教無遠近而
四方之學有不同焉者失在倡勸之人非教之弊
也枯原瘠野可使為豐壤耨耬之不勤開鑿之不
工地雖美求其茨梁之收嬉戲孺子皆知其不可
禮義之不修忠信之不行人雖材求其聖賢之歸
委巷小人皆知其不能告於人曰地不足殖而不
耕是棄其地也告於人曰人不足治而不教是棄
其人也棄地者將引而入於饑寒棄人者將引而
使為禽獸饑寒至禽獸之性發何所不有今四方
學可謂至盛而持其術者可謂不棄其人矣然猶

教化之所浹風俗之所尚與其講磨養育之具獨
完於京師浸漬於齊魯闢益而盛大於吳越惟夔
為西南之陋當天下學者翕然嚮勸之時此邦之
人尚不識書生慶厯詔郡縣立學今龍圖閣直學
士廬江何公郊為郡別乘始能用文章理道感悟
其俗於是人漸知讀書逮十餘年方有進士後又
有以進士得科名者廬江公既去歷二十載傳至
於今秀民稍稍輩出而為之倡者待其人尚如枯
壟境壻而糴糲開鑿之不復加故窮歲月更寒暑
終莫能豐乎所獲治平三年兵部郎中吳興陳公
由三司判官出領本路轉運使入境之日惔然傷
孔子之教不大被於一方迺下令風動諸郡使其
守長招輯學子以德義錯磨其人守長承命不敢
懈各飭僚吏以尸教誨夔州刺史長沙賈侯率先
諸郡整治序宇完壞補缺設為規程郡之人喜聞
而樂從日謀於其家告於其父兄奔走入學惟恐

後時而不得羣於其間既至復勤詩書出入時又
謀於其友告於其子弟率德勵行恥其身之不尊
名之不高而孝父忠君之說不間於耳日夜講解
疲不知倦四遠之人執業而就學者交足在境學
既盛諸生以孔子之廟庠隘毀墜堦不容立堂不
容處奠獻之際設席無地宿燎無所又謀於其鄉
告於其常所往來而聞於郡曰汙宮敗室安足為
孔子之所居而稱吾陳公所以尊事聖人之意耶
願輸財以新之是年冬孔子四十六世孫以尚書
員外郎來為轉運判官樂陳公之不鄙擯其人能
均齊人之教剔刮愚瞶不以遠近為間使皆議忠
信守仁義以自治也惟然叶力以終厥事又以其
家之廟像及冕服之制合顏淵而下衣冠之飾授
於刺史賈侯明年二月賈侯相址擇吉率其屬日
從事於廟庭親畀匠指俾營俾構官工私庸雜作
衆治六月廟乃成豐宇廣廈明敞廓大中嚴孔子

之座冕旒服章悉用本朝之制而顏淵以下從燕居之儀翼侍左右并圖周漢以來及唐之大儒二十餘人於壁間籩豆罍樽盡易去舊器使就潔嚴諸生將考於新宮又謀於其徒告於其長有請於學官曰始者入於學懼無以承陳公之賜故羣趨而朋來既就講肆又恐無以謝陳公之教故勤行而力修術業既專所趨既明又嗟無以克陳公尊德事聖之意故率財以為廟今廟成而無傳諸生不任其責責在學官學官當有以施其職也宗孟曰然是誠學官之所宜為昔者魯作泮宮邦人是歌鄴侯修廟韓公有詩宗孟典領學事實司文詞其初其卒又皆與諸生游泳於其間敢拜稽首刻詩廟碑詩曰夔於西南有國自昔人罕詩書士罕逢掖誰為豐腴獨此境壻簡簡陳公初顧嗟感曰人則然其贖可別教無遠近人自損益豈不在戒示以標的使之得涂安往不適下令諸郡風動邦

伯庶邦守長處命踞踏夔實有府庠序先闢方疏
淵源灌溉枯脈旋不踰時芄芄其稷既獲既耘乃
漸有獲公日來觀驄馬白額旂旒笈笈紫綬纁綳
溫潤其音以勉其畫杠梁其湍以拯其溺與之酬
揖升降同席與之坐起左右接膝匪棄伊教咸樂
親災四遠承風笈負墳籍爭來于夔奔走交迹人
侈公惠衍衍晨夕相視廟貌毀墜頽窄曰吾聖人
是豈來宅輦財輸金願就更革吉日辛卯爰始斯
役衆工勤事不待繩迫衆板勤極其均歷歷簷阿
斯翬稜廡斯棘像貌有巖堂塗有赫是奠是饗神
降無射公來在廟禮容莊愴公來在泮笑語悅懌
克明克嘉有警陋僻凡公之仁浸漬洒滌孰為父
兄不舞公澤邦人孔懷懼或淪失學官
宗孟實任斯責作詩記始以鏤金石

吳師孟導水記

葢爾小邦必有流通之水以濟民
用藩鎮都會顧可闕歟雖有溝渠

壅閼沮洳則春夏之交沈鬱湫底之氣漸染於居
民淫而為疫癘譬諸人身氣血并凝而欲百骸之
條暢其可得乎伊洛貫成周之中汾滄流絳郡之
惡書之滄畎澮禮之報水庸周官之善溝防月令
之導溝瀆皆是物也按史記蜀守冰鑿離堆穿二
江成都之中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旣然則成都水
行其中尚矣自高燕公駢乾符中築羅城堰靡棗
分江水為二道環城而東雖餘一脉如帶潛流於
西北隅城下之鐵牕涓涓然閏黠所及不能并蒙
於一府歲久故道迷漫遂絕以故氣象枯燥而草
木亦少滋澤其五門之南江及錦江二水之名最
著而渠稍廣其汙瀦填闕或濺或漉則編戶夾街
之小渠可知矣間有鬱攸菑以無水故艱於撲滅
歸雖以甕貯水為備然器小而善壞非應猝救焚
之具故水不足用當平居無事時違郵氣象湮塞
之生疾而火災之為害歟自丞相呂公及今戶部

尚書蔡公深惻民患欲尋故道以達之而所遣吏類皆苟簡不能體二公之意中作而罷今寶文王公勤卹民隱目睹水事憫然疾懷博訪者艾得老僧寶月大師惟簡言往時水自西北隅入城累甃為渠廢址尚在若跡其原可得故道遂選委成都令李偲行視果得西門城之鐵牕之石渠故基循渠而上僅十里至曹波堰接上游溉餘之棄水至大石橋承以水樽而導之其水樽即中原之澄槽也自西門循大遠而東注於衆小渠又西南隅至窰務前閘南流之水自南鐵牕入城於是二渠既醜股引而東派別為四大溝脉散於居民夾街之渠而幅湊於米市橋之瀆其委也又東匯於東門而入於江衆渠皆順流而駛有建瓴之勢而無旁蓄之虞回祿之患隨處有備又頗得以漱澣湔浣焉歲或霖潦脫有溢溢惟徹澄槽則衆渠立濶矣凡為澄槽二水閘三絕街之渠二木井百有餘所

而民自為者隨宜增減不可遞數焉經始于仲春迄成於季秋言時計功盡如其素不妨民田不勞民力不逆地勢而興除無窮之利害古之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宜無間然彼王褒紀三篇之迹廉范播五袴之謠乃一時褒德之美言與夫千載澤民之實惠可同日而論哉謹書其事以備來者之詢

云考

文同梓州中江縣新隄記

縣為江所環因名之其原蓋出於綿之龍安鹿

爬山初若二帶其深纔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漢水會為一西至於羅江南至于陽平匯東南復吞旁流迺浩漾為洪波浮於縣之西郊歷坤隅勢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廓擊左岸土龜善崩歲歲內蝕若剗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懦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為之令將解去尚

防遺弊及此即行視嘆曰是將禍于後者夫吾不
為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
補垣墊漏填築堅垸以循公而推乾之其夏大雨
淫潦屢集至此力不勝迺逶迤讓行復走故道積
填累塗隱為金隄望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
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謹譟踊躍詠誦令德老穉一
口共曰泰之冰唐之兼瓊嘗以水利遺民民至於
今神祀之吾廖君珍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
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即其地以祠世世不
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為
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選
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夫蒙其
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浹人其久
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何
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
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詣

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迺為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堤既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可者噫如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上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郭

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于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竊廩食于此伏自念終無施短才立異效鄉者議與斯民興是役以利其往來此前人憚勞畏譏久而不克為之者工今休矣問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而咸謂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其文紀其上敢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無窮經潤辭幸矣同曰唯唯二君之治端幹明以潔使人謹己聞之長老舊無有也均徭賦平訴訟他人蓋亦有能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同嘗觀二君之為乃有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瘁

心旦夕惕勵暴外風露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
古之賢吏凡不過此是可書爾二君雖不見屬同
亦將件次休績揭諸華表之未以視于後人況二
君所以來之意誠且愿耶謹不避遜為之詞云維
縣為梓之所領西上府治蓋百有三十里叢岡杳
嶺圖聚邑屋疆畛感愜號最儉下然賓旅還過此
馬要隙大抵閩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二川
產殖繒綿絺紵苜蓿茗刺繡雕刻鏤冶之物與所市
易牛羸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他負羸鴉
抗蹄裂肩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路踵相織近郭
有澗自東迤西橫匪曲決峭絕傾斷自昔經制有
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和甲午夏潦洊溢
遠谿逆讓噎瀦不瀉鑄虺噎岸級礎崩納角楹翹
虛葦版散墮日歌月陷以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
省問人擠溝馬還潭間則有矣維汾陽君為令之
二年慈惠宣浹民實信賴諸敝已捄回力圖此因

倡于衆曰是橋廢圯爾所痾悼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令謀我協不煩令指願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事於是集斤鋸會錚錚治木伐石均功投巧維武昌君適調此尉喜相厥役與合鳧藻昏旭臨視犒饑豐美作息時節咸樂其用無少踣汎始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甲辰孟春之壬子葺棧朽堊一已絕手觀其橫虛互達妖矯虹截鉅載鈎擢攢扶鎖館覺直如削堅鞏如鑄厓廉綉緻阿榮跂竦湍瀨擔激無以泐其固風日掀暴無以洩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既而行者止居者起田野毗隸閭賈僧提引穉幼扶翼者臺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如是累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政之鄙浸以毀兮今治之賢條以全兮興事以時罔齋咨兮取用有度胡怨怒兮無貸之仁濟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同既為二君委以論譔以詳言之矣復取

杖者之歌系於後刻石道下以永
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

射洪縣拾遺亭記

庚子秋同被詔校唐書新本見
史第伯玉與傅奕呂才同傳謂

伯玉以王者之術說武墨故贊貶之曰子昂之於
言其聲鶯歎嗚呼甚哉其不探伯玉之為政理書
之深意也明堂大學在昔帝王所以恢大教化之
地自非右文好治之主為之且猶愧無以稱其舉
豈淫豔荒惑險刻殘詖婦人之所宜興乎緣事警
奸立文矯僭伯玉之言有味於其中矣彼傅呂者
本好厯數才技之書但能畧顧大體翮務記覽以
濟其末學詎可引伯玉而為之等齊耶杜子美韓
退之唐之偉人也杜云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
韓云國朝盛文章子昂始為蹈其推尚伯玉之功
也如此後人或以已見而遽抑之人之材識信大
有相絕者矣同當時嘗欲具疏於朝廷以辨伯玉

之不然會除外官不果癸卯春伯玉縣人金華道士喻拱之過門言其令龐君子明於本觀陳公讀書堂舊基構大屋四楹題之曰拾遺亭棟宇宏敞軒楹虛顯步倚眺聽依然風尚將紀其實願煩執事同曰伯玉同之郡人也昔不幸而死於賊簡之手心嘗悼之矣今不幸而不得列於佳傳是故懇懇欲一為之伸地下之枉爾記此何敢妄遂述前事使揭於亭上聊以闡獨坐之幽其山川之勝登臨之美古今不易有子美之詩在焉

周表焦夫子碑記

蜀之故老傅岷山有焦夫子者國初時人亡其名飽詩書以博

學教導人故世人稱夫子云夫子貌寢陋且怪長目而廣鼻海口而蚪髯瘦累累絡頷下性直率不自飾雖冠帶往往爬痒捫蝨腰胯間忽為歌詩則奇言異句有足駭人耳目者今人止能誦其一聯

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噫豈非所謂
古之隱君子歟熙寧中吾鄉賢士文與可遊天彭
館倅舍之徐公園盃酒談笑中忽放筆繪夫子之
像於學之壁不數筆而成之經歲既久幾至泯滅
元豐壬戌歲聶公子因守是郡惜其瀟灑神妙之
跡或隱晦不顯遂徙其壁於西湖之凝翠亭焉嗟
夫天下之人皆有所好然得其所以好者寡矣與
可之於畫也縱橫意思類皆山石竹木枯槁古淡
之物故其為人也亦愛夫清淨奇偉有道之士此
真得天下之所以好者歟公之遷是畫也使與可
在而居貴仕間人必曰有所奉焉耳與可已沒公
特重惜之是乃所以為君子也方是時俯仰狗好
方圓逐物喜事媚要迎合附會惟恐不足以赴功
公乃恬然不以是為設慮而雍容閒暇獨能好與
可之所好實賢於人遠矣豈
不可尚哉公索記敢直書云

呂大防合江亭記

江沱自岷而別張若李冰之守蜀始作棚以捷水而閘溝以醜

之大溉蜀郡廣漢之田而蜀以富饒今成都二水皆江沱支流來自西北而匪於府之東南乃所謂二江雙流者也沱舊循南隍與江並流以東唐高駢斥廣其穢遂塞厯棗故瀆始鑿新渠繚出府城之北然猶合於舊渚渚者合江故亭唐人宴餞之地名士題詩往往在焉久弗不治余始命葺之以為船官治事之所俯而觀水滄波修濶渺然數里之遠東山翠麓與烟林篁竹列峙於其前鳴瀨抑揚鷗鳥上下商舟漁艇錯落游行春朝秋夕置酒其上亦一府之佳觀也既而主吏請記其事余以為蜀田仰成官瀆不為塘埭以居水故陂湖漢漾之勝比他方為少倘能悉知潄水之利則蒲魚菱芡之饒固不減於蹲鴟之助古之人多因事以為飾俾其得地之利又從而觀遊之樂豈不美哉

茲或可書以視後
蓋因合江而發之

辯蘭亭記

蜀有草如護紫莖而黃葉謂之石蟬而
楚人皆以為蘭蘭見於詩易而著於離

騷古人所最貴而名實錯亂乃至於此予竊疑之
乃詢諸游仕荆湘者云楚之貴蘭舊矣然鄉人亦
不知蘭之為蘭也前此數十歲有好事者以色臭
花葉驗之於書而名著况他邦乎於是信以為
蘭攷之楚辭又有石蘭之語蓋蘭蟬聲近之誤其
葉冬青其華寒其生沙石瘠土而枝葉峻茂其芳
不外揚暖風晴日有時而發則郁然滿乎堂室是
皆有君子之德比古人之所以為貴也迺為小亭
種蘭於其旁而名曰辯蘭無使
楚人獨識其真者命亭之意也

張玠新建有夏皇祖廟記

至神長存大功必報廟
而祀祀而歆互千萬載

顯顯注人心目是崇是敬是興是奉斯不有主張
綱維之者邪開闢之初三靈未奠五行以汨時則
洪水橫流懷襄滔天民用昏墊弗協厥居惟大禹
以神智承命俾又克底平成之功迹其乘四載別
九州刊木濬川導江決漢柳風沐雨手胼足胝八
年于外而後澤者導陵者藝人得平土以居六府
孔修三事允治餘風遺澤至于今賴之則所以報
之宜何如春秋時劉定公館于雒汭猶思禹之功
德且有微禹吾其魚乎之嘆矧茲夔門當西蜀川
流之聚合數百源而委之沆漭氾濫又甚他所而
巴岡巫嶠崔嵬盤錯壁立骨峙懸互峻極固塞其
衝奔潰洶湧之勢艱乎為力哉已而瞿塘瓜分豔
瀨孤蹲千崖萬磴兩兩却立黃流巨浸帖帖東下
環數千里之地既宅既旅既蠶既粒孰知疏鑿功
用之至於斯邪有唐杜少陵詩以史名寓夔日一
吟咏不忘其本若曰禹功翊造化曰禹功饒斷石

曰江流思夏后之類言意諄復殆不可悉數是其
感慨景仰之情發為聲音有不能以自已後之志
於時者至此詎得無所懷哉歲己酉玠被命將漕
夔門居無何復攝郡事率職之外於修廢興闕竊
有意而未遑也未幾前制帥趙公以書來言夏后
平水之功與天地並今江淮河漢間咸知奉祀夔
門疏鑿之力尤艱大而廟貌獨無何以示報本之
意盍亟圖之僕因放前代有少遺烈在茲土者率
有祠奉廟后之丕績冒六合而導江至斯功尤顯
茂乃獨無享祭之地誠大闕典於是始為勅建謀
乃於江許之白帝城得隙地十畝高明虛曠控瞿
塘而臨澗瀕厥土燥壤厥勢面陽議以築曰宜哉
則命計工役事材用既集未及作而今帥帳單公
實來交郡章乃相與言是事具以營造屬之尋以
卜龜未食更歲始得出幣僦工衆役皆作凡為殿
約門及廊廡之屬合百楹乃塗乃堊乃設貌像器

用從給不陋不華俾爾邦人與夫來者有以為瞻
依享祠之所而其明明之德猶足以令江神而濟
舟楫也昔人論廟祀以為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
卑故有萬世之功斯享萬世之祀乃今廟貌之設
夫豈荒忽迂誕而莫可質信哉繼自今薦而馨香
實而恭敬肩袂相屬於廟庭者雖至于無窮可也

李駒忠節廟記

曾子居武城冠至則去冠退則反
子思居衛則曰如飯去君誰與守

二子所為不同而孟子以為曾子子思同道豈非
曾子知所去子思知所守者耶余觀夏公之死誠
有得於子思之守也方王室之亂朝廷綱紀蕩然
藩臣跋扈而長蛇封豕強者輒勝天下之人奪氣
喪膽卒無豪傑之士慨然特立不待文王而後興
者公於此時乃能嬰孤城提弱卒與孟知祥董璋
爭一日之勝而奮不顧身死之為當時所難而公
能行之何者方董孟二蜀連衡拒命負固猖獗攻

尅遂閣稱兵之初衆號十萬旌旗延亙直薄武信
公自忠武召還繼鎮此土適蜀兵次明月池而公
以騎卒二千勢不相軋乃堅壁深池坐困強敵始
自戊寅迄于己巳蜀兵以洞室穴城自夕達旦公
亦以驍勁力守曾不少劔不幸食盡勢窮義不苟
生皆裂血面竟以死謝方是之時邛雅資眉黎茂
刺史請命於蜀不啻奴隸而康文迺輩亦束手趨
成都且語知祥以夏公以死自守必無降意則公
大節固已有素非偶然者然而世之議者乃列公
為死事而不得與死節者比比尤可嘆方王彥章
之守中都竟為夏公所擒而死裴約之見殺劉仁
瞻之病卒皆未有卓然奇節不為敵人所屈如夏
公者死節死事何自而分豈不以夏公去梁奔晉
為公之疵而不知公之去就亦自有見觀公之戰
單廷珪元行欽決莊宗之圍挫王彥章之勇河陽
之惠政武信之遺烈至於設庠序以闡文教營雉

堦以講武事深沈幾畧靜以制勝意其忠義自將
非若庸人武夫死於無名者昔者張巡之守睢陽
勢窮備竭竟詬賊而終使夏公不幸有如張巡彼
肯搖尾乞憐為齷齪苟全者耶苟援兵繼來孤壘
堅守可以振揚北師鞭撻堅寇二賊之首坐致麾
下將見公之功名自此輝赫非特一死而已以其
所已為觀其所未為則公之大槩不論可知今夫
世之人臨小利害僅若毫髮至有俯仰詞色以為
去就况公之守土效死勿去與子思之居衛節守
無異而議者乃以死事名之果信然歟駒被命出
守是邦恭謁祠下痛公之大節既不為秉筆者所
知而百載之後復未有顯號以揚公之美請之於
朝蒙賜旌忠廟號舊惟郡圃祠堂卑隘湫陋不足
以仰副朝廷追顯之意遂議更置度地於東城之
隅凡板幹柱礎瓴甍垣墉不取諸民而悉出給於
官曾未闋時而殿宇凜然亦以大公之威而竦邦

人之視因備述公守土始末且敷揚朝廷所以賜
號之意刻之堅珉庶幾可以為公無窮之榮而據
百載湮沒之憤使邦人每過祠下輒曰此夏公之
祠也忠義之事吾曹可不勉乎夏公名魯奇字邦
傑其始終出處詳
之史冊此不復書

馬永卿神女廟記

永卿自少時讀文選高唐等三
賦輒痛憤不平曰寧有是哉且

高真去人遠矣清濁淨穢萬萬不侔必亡是理思
有以闢之病未能也後得二異書參較之然後詳
其本末今按禹穴紀異及杜先生墉城集仙錄載
禹導岷江至於瞿塘實為上古鬼神龍蚌之宅及
禹之至護惜窠穴作為妖怪風沙晝暝迷失道路
禹乃望空而嘆俄見神人狀類天女授禹太上先
天呼召萬靈玉篆之書且使其臣狂章虞餘黃龐
大醫庚辰童律為禹之助禹於是能呼吸風雷役

使鬼神開山疏水無不如意禹詢於童律對曰西
王母之女也受回風混合萬景鍊形飛化之道館
治巫山禹至山下躬往謁謝親見神人倏忽之間
變化不測或為卿雲或為霖雨或為游龍或為翔
鶴既化為石又化為人千狀萬態不可殫述禹疑
之而問童律對曰上聖疑氣為真與道合體非寓
胎稟化之形乃西華少陰之氣也且氣之為用彌
綸天地經營動植大滿天地細入毫髮在人為人
在物為物不獨化為雲雨龍鶴而已僕始讀其書
甚駭異之既而深思則皆合於易焉所謂西王母
之女者則有合於坤為母兌為少女之說所謂變
化不測者則有合於陰陽不測妙萬物之義豈不
灼灼明甚哉易之為書與莊子多有合易者陰陽
之書以九六為數而南華開卷已有南鵬北鯤九
萬六月之說槩可見矣又莊子所載藐姑射之神
人大似今之神女是其言曰肌膚若冰雪則有合

乎金行之色綽約若處子則有合乎少陰之氣遊
乎四海之外則可見乎神之無方使物不疵厲而
年穀熟則又見乎秋之成物故郭象注云大神人
者即今所謂聖人也斯得之矣僕因悟易之少女
莊子之神人郭象之聖人今之神女其實一也僕
然後知神女者有其名而無其形有其形而無其
質不墮於數不囿於形超男女相出生滅法故能
出有入無乍隱乍顯舉要言之乃西方皓靈七氣
之中少陰之靈耳豈世俗所可窺哉且楚辭者文
章之大淵藪也而屈宋為之冠故離騷獨謂之經
此蓋風雅之再變者宋雖小儒然亦其流亞自兩
漢以下未有能繼之者今觀文選二賦比之楚辭
陋矣試並讀之若奏桑濮於清廟之側非玉所作
決矣故王逸哀類楚辭甚詳顧獨無此二賦自後
歷代博雅之士益廣楚辭其稍有瓜葛者皆附屬
籍惟此屢經前輩之目每棄不錄益知其贗矣此

蓋兩晉之後庸淺齷齪生戲弄筆研剝聞雲雨之一
語妄謂神女行是雲雨於陽臺之下殊不知雲雨
即神女也乃於雲雨之外別求所謂神女者其文
疎繆可笑大率如此僕今更以信史質之懷襄孱
主也與疆秦為隣是時大為所困破漢中轢上庸
獵巫黠拔郢都燒夷陵勢亦駸駸不已於是襄王
乃東徙於陳其去巫峽遠甚此亦可以為驗也且
文選雜偽多矣昔齊梁小兒有偽為西漢文者東
坡先生用數語破之何況戰國之文章傑然出西
漢之上豈可偽為哉噫峽之為江其異矣乎遠在
中州之外而行於兩山之間其流湍駛而幽深故
無灌溉之利若求之古人是蓋遠遁深居之士介
然自守利不交物若鮑焦務光之徒今吾儕小人
迺敢浮家泛宅沒世窮年播棄穢濁日夜喧闐其
罪大矣神不汝殺亦云幸也且峽既介潔清閔如
此乃陸海之三神山也是宜閔苑真仙指以為離

宮別館誕降爾衆之厚福故凡往來者既濟矣當
於此致謝未濟矣當於此致禱以無忘神之德
云紹興十有七年二月永卿赴官期道出祠下既
已祇謁若有神物以鬱發僕之夙心者因備述之
以大闡揚神之威命明辟且為迎饗送神之詩用
相祠事繫之碑末曰夔子之國山曰巫攷驗異事
聞古初有龍十二騰太虛仙官適見嚴訶吁霹靂
一聲反下徂化為奇峰相與俱至今逸氣不盡除
天矯尚欲升天衢壯哉絕境天下無宜為仙聖之
攸居仰為高真握珍符鎮治名山奠坤隅昔禹治
水何勤劬按行粵至萬鬼區妖怪護惜紛恣睢風
沙晝晦迷道途神人親御八景輿授禹丹篆之靈
書文命稽首受寶圖手握造化幽明樞驅役鬼神
纔斯須萬靈恐懼聽指呼巨鑿振響轟雷居回祿
烈火山骨殖蜚聞頑狼如泥塗岷江東去無停瀦
倘非神人協禹謨襄陵正怒民其魚大功造成反

清都朝遊閬苑莫蓬壺呼吸日月飲雲腴頻視濁
世嗟卑沔江皋古廟象儲胥神兮幸此留跡嗣自
古膏澤常需濡逮今疲瘵蒙昭蘇巴峽野人貌瘠
靡願降豐歲朝夕舖出入樵採無於菟容舟性命
寄須臾願賜神麻保厥軀往來上下無憂
虞日則居兮月則諸繫巖奉兮永不渝

蘇德祥新修江瀆廟記

五行迭用水實居多四瀆
朝宗江惟其長八卦之畫

也坎之爻冥契北方之數水實主之二儀之判也
岷之山騰為東井之精江實出之惟堯之世斯水
未治遂有昏墊之虞以嗟方割惟禹之興斯江既
道故有納錫之故以示成功其利萬物也大不可
極深不可測而靈潤之功著焉其納百川也則察
之無象尋之無邊而靈長之德昭焉昔者三國連
衡吳人擅命六朝割據陳氏稱雄及晉祚之隆也
下樓船於玉壘隋基之盛也進戈甲於金陵降孫

皓則濟為安流擒叔寶則寂無駭浪得非有道則
應無道則否威靈不昧旰蠻斯在若乃方軌十二
惟帝之都邑勝兵百萬惟帝之爪牙非富庶無以
示國威非漕運無以資邦計語其順流而下委輸
之利通西蜀之寶貨轉南土之泉穀建帆高挂則
動越萬艘連檣直進則修踰千里為富國之資助
經邦之畧此又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
筆也當隋之開皇二年文帝以沈祭之缺禮乃營
之以廟貌唐之天寶六載明皇以廣元之美號爰
封之以公爵而自梁室暴興蜀人僭命王氏則起
之於前孟氏則繼之於後或征或戰越四五朝稱
帝稱王垂七十載化風久隔祠典莫修應天廣運
聖文神武明道至仁孝皇帝握乾樞而御極平坤
維而問罪聊施良策纜舉偏師未越六旬已平三
蜀既而王道坦泰階平四夷八蠻有跋扈者盡為
臣妾矣名山大川有隔越者盡入提封矣爰仲昭

謝用酬元賦乃下明詔編立嚴祠有司承制繪樣於素頌之於所部長吏祇命官藏其事取之於大壯上木盡其妙丹巖窮其利僣功斯畢列狀以聞我其潔籩豆馨黍稷永享神以明德神其助造化和陰陽潛祐我之治世式覃睿旨俾建豐碑臣敢頌皇猷刊之翠琰豈比夫沈於江底杜元凱惟尚功名賦彼江流郭景純但矜詞藻而已哉銘曰江之源兮出蜀之界江之流兮歷吳而大利萬物於南方納百川而東會嗟乎盜發於唐兵起於梁神之祀兮久廢蒸嘗美哉我宋之昌波蜀之亡神之廟兮復構樑棟我其享神以錫潔神其祐我以豐稷勒銘垂裕休與無疆

鄭少微孝感廟記

按今漢州德陽縣西北四十里有鎮東漢姜詩故宅在焉故號

姜詩治平中知綿竹縣事郭震者謂詩行甚高宜諱其名白郎刺史易之鎮遂號孝泉然廟猶因俗

為呼於是開州司理叅軍白壽朋與鄉之士民列
於縣曰姜詩夫婦事迹最詳於漢史所謂舍側湧
泉至今不絕民賴灌溉或遇旱厲禱焉輒應其厚
俗利人之功居多廟額獨未蒙賜敢請縣乃上之
有旨賜名孝感命至之日稚童夾塗載舞踊躍爭
觀為人子若夫者咸欲詩之行在其身也為人女
若婦者咸欲龐氏之行在其身也為人父母若舅
姑者咸願有子如詩有女與婦如龐氏也又相與
詫於他州之民曰吾鄉雖僻幽而姜詩夫婦乃吾
東家子也爾州曾有是耶方且侈上之賜以求稱
厥名而故祠庠狹而勢不正像設不嚴靈不安安
瞻祈無所於是通直郎致事張績以義倡焉相其
方位而辨奠之凡為屋五十楹益浚其泉流擇旁
寺僧之潔勤者葺之弘敞肅密千載陳迹一朝如
新甚盛觀也廟成七年而紀述尚缺通直公子承
議郎士行委少微書焉謂變風之際距先王未久

婦人女子苟有片善可稱者遂見美於詩見取於孔子如共姜許穆夫人衛女皆貴者之妻不過以禮義自持不嫁不歸而已其植節挺操之難感格神明之異實後世賤夫匹婦未肯遠避之也范曄後漢書載列女纔十有七而出於蜀者至四人一出南鄭一出廣漢二出犍為如程文矩妻於其子直以人情為之耳盛道妻於其夫叔先雄於其父殺身成仁固美矣要之不得已而然者若龐氏者事尤較著蓋未始行乎危難惟雍容禮法之中遂能感無知之魚革難化之盜使貴而姬姜賤而妾媵皆可甦勉以庶幾萬一讀曄書者未有不聳然而嘆况臨其魚躍之淵與盜過之里也哉然則龐氏之遇曄不為不幸也通直公有二子士行中行相繼登第事親孝謹清議許其賢餘皆有諸昆之風年今七十餘銀章朱紱偕其夫人板輿往來二子間鄉人榮之推其所自蓋發潛扶教之影響云

侯溥郫縣漢大司空何公祠堂記

君子治亦仁亂亦仁治亂殊時

而君子之仁一也孔子曰商有三仁焉其以異於迹而同於心乎微子之去無以異乎箕子之留而囚辱也箕子之囚辱無以異乎比干之諫而剖剔也先王廟貌去則祀否則絕微子不敢留先王大法生則傳否則亡箕子不敢死先王忠義死則得否則喪比干不敢生各有當然爾漢德中缺而大盜作方此之時蜀郡有二仁焉生焉而仁其惟揚子雲乎死焉而仁其唯何君公乎子雲於漢為給事黃門三世不徙官其受祿也輕其任事也微一日遭新莽之變而責子雲以死國是不知道者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子雲之謂乎君公起諸生而位三公爵通侯主在與在亡與亡固其職矣姦慝構誣卒以隕生詩云之死矢靡它之死矢靡慝其君公之謂乎子雲不死而太玄法言垂

之萬世猶箕子之有洪範也君公不生而高名大節千古凜凜猶比干之諫而死也使子雲有君公之位而君公居子雲之地則亦彼死而此生矣生者以文傳而死者以忠傳文可日見忠隨世異是以子雲之祠盛於蜀而君公獨未聞焉君公葬於郫綿東漢閔劉蜀歷二晉以至於唐至於五代至於今蓋亦久矣宅兆四周化為畦塍貧夫力耕殆至穿盡所賴以知者特二石柱爾知府大資政趙公聞之惻然曰君公之忠可以摩激萬祀今也食不得以血於廟墓不得以鬻於田殆非所以揚厲名教乃顛有司移告於郫俾治厥封俾建厥祠於是著作佐郎趙濬以縣令實職其事先是嘉祐中邑儒何昌禹嘗憤居民穰此墓之四周而未如之何因其賣之也而市之至是其姪邁獻其地三百步有進士宋誠倡邑之學者復市二百步以獻昔墓且毀今築以修昔廟未建今宇以祠乃礮石柱

鏡識年月乃殖佳木表正疆畛功既集大資政命
溥為之記溥復觀古之君子立身行已太上立天
下之所不能立行天下之所不能行其次立所難
立而行所難行其次立所當立而行所當行如君
公者蓋竊以為得其上焉者矣封其
墓建其祠其誰曰不然熙寧六年記

家安國范文正公祠堂記

公嘗曰周漢之興天下
為福為壽數百年當時

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天下為血為肉數百
年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攷公之時朝廷致君之
人喜功畏罪者尤多惟公之望節若南山貴名之
起揭如日月互諸夏之廣盡九邊之遠凡有舌者
皆恥不談希文何耶好善優於天下而已矣善人
天地之紀也政教之本也其所以優於天下者能
思天下之所不能為天下之所不為先天下之
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然知為可憂則先王

之澤無不被於世矣知為可樂則一夫之生無不
獲其所矣公之憂如是而竟無以解其憂公之樂
如是而竟不得享其樂豈成功則天歟公疏上壽
儀以正君諫揚太妃不可稱制以立母述張華事
西晉以諷宰相此天下所不能思也公叅大政首
請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詞減任予以除
冗官此天下所不能為也上百官圖以任人材舉
縣令擇郡守以固邦本保直臣斥佞人以明國聽
復游散去冗僭以厚民力此天下之憂而公先之
也西民禍兵公以龍圖閣直學士帥延慶橫山靈
武勢如鷹稿朝廷乃以邠州管内觀察使授公公
曰漢御史出案二千石唐御史節度使以軍禮見
本朝學士丞郎出臨戎閫節度諸將望風稟律皆
由朝廷之重也居內朝近侍之職有彌縫闕失之
道若貪厚祿換此外帥體得承迎朝廷指縱無復
議論廟算得失矣况西華之人知有龍圖老子不

知有太尉也竟辭元昊以書窺伺朝廷公惡其僭
號斥不為奏自答其說諭以逆順禍福之理元昊
卒伏公言稱臣請和此國強民息天下知其樂也
然則所謂優於天下者舉是耶於事則顯功也於
善則麗迹也上臣之善大於禮樂世有不得其門
而入雖房杜之美其如不能何庠序者禮樂之門
也得其門知其文矣知其文達其情矣情文備則
致君挈國之功言不下帶而禮化行如神矣吾宋
聖治迨慶厯僅百年太平之効以文致實景德祥
符之風不減三代而功成治定未暇制作天下之
人望禮樂之門不得而入公闢其門使天下由之
雍泮之水洗天下之心後進之君子先進之野人
叅軌續轍可以論述制作者與時革出然攷積德
之年天實有所興也成都學宮西南觀教之地二
漢以降非善人之迹不存近世宏堂列像迨逾百
人皆所遵德景行熙寧初公仲子丞相純仁漕蜀

西南之人始請公像圖之經史閣西廡諸生歲時
謁款於前以筵所未稱愧甚及元祐戊辰寶文閣
直學士李公尹蜀誠於應物樂於為善凡可以成
法者皆欲舉之客有告曰蜀有學自文公始本朝
都邑有學自范文正公始天下之為烈者先王之
所不遺法施於民者世主之所必報不遺之所以
顯仁必報之所以立義事有惻然之仁孑然之義
一及於蟲魚草木雖曠代異古且猶不忘况赫赫
耳目之前明德輔世及於士民乎願正公祠使天
下為善者勸李公樂其請命工成之於禮殿之東
與石室對峙焉客喜而歌曰岷山之靈會公之英
千歲之聲非雷非霆道德之澤以保我後生明哲
之誠禮義之經百世之廟如日
如星教化之功地平而天成

王剛中張忠定公祠堂記

謹按禮經曰有功德於
民則祀之又曰盛德至

善民之不能忘信哉是言也藝祖受命四方僭叛
以次削平乾德中一舉下蜀首命叅政呂公餘慶
知成都越三十餘年更十二政而得尚書張公以
繼之又五年再至率成攷績其為治大抵以嚴猛
奮厲制其暴以精明果斷摘其姦以公平信義善
其俗訟至於庭據案一決悉中其隱百姓驚歎以
為神明而不敢犯及受代而去密令寫真封以投
僧希白戒之曰後十年即可開及期視之公適化
去而訃至矣於是蜀人慟哭罷市置公畫像於天
慶觀之仙遊閣建大齋會事之如生歲歲不絕迄
嘉祐己亥府帥侍讀王公素始大建祠於府治之
東落成之日人無幼艾爭捧牢酒或喜或泣列拜
於庭雖周人之思召公襄人之思羊叔子無以加
焉既又取公治蜀斷語可為後法者凡百三十首
圖於壁嗚呼公之治可謂有功德於蜀人而蜀人
懷公德善亦可謂不忘者矣剛中猥以庸陋被命

帥蜀兼治成都距公又百六十餘年遐想風績卓
乎莫及嘗躬奠祠宇徘徊周覽惜其歷歲滋多堂
宇且敝乃命即其椽椽楹柱之撓弱而不支者領
甃堦礎之缺斷而不承者高甍隆棟風雨之所飄
剝者長廊巨壁丹青之已漫滅者悉舉而更新之
仍於祠增接兩廊建堂三間築垣墉以周之而稍
植花木於堂北以為士大夫謁祠遊息之所且以
稱邦人嚴奉之意繼自今以往若時加修飭俾勿
壞則為政者有所矜式而吏民亦悅服而易治
是真有補於風教者其可不書以告後之人

閩灝韓忠憲公祠堂記

自侯國為郡縣傳記始有
列循吏者固須凜德讓風

迹清邵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歿得奉祀
則其章明與日月參光而無窮已也漢元始詔書
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以名
父應詔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而南陽亦為

信臣立祠昭然史策增媿亦制此典一墜昧沒千載然而有碩德傑望矜式薦紳厚澤英績周洽民俗丕烜瑰偉自與禮之法施於民以勞定國者合而輿心稱願以祈薦饗則此甚盛事可得已耶宋天聖中韓忠憲公以樞密學士諫議大夫鎮成都威靖仁涵內外誠盡方嚴正直動迹儀矩中心樂易以教化為首務俗尚悛革安趨夷遠始內官以蜀常有兵變或大沴為言者朝廷憂之公於陞辭之日二宮諭以占說公俯伏曰願以屬臣既至蜀果大旱炎暘午熾狼顧赫赫素寡儲峙生意僭奪公齋咨惻憂形見顏表述發他廩粟及合富室造饘粥以賑救餓殍日日循往按蒞之撫慰噢咻率繇淵誠賴以獲全者不翅千萬始議救災也僚有請限節米價者公曰不可物始翔踊居蓄者固靳嗇以射利祈倍稱之息此令一出環千里之粟閉不至矣姑待之不浹日諸郡之輦餽大至價遂少

損公嘗於中夕端爾衣冠祈請帝神靈雨如期焦
槁以蘇斥絕宴嬉還集疲瘵捐瘠完好武斷縮慄
易荒為穰化擾為寧或言張乖崖歲出米萬斛估
於民缺一漁庾實白請減之公曰此朝廷所以濡
澤遠人為最急者豈可輕議耶因前期倍數以給
價之且刻石置層中示後為不可革之意驕亢寢
久府江幾涸時稼將瘁溝澮填闕提封曠然澆潤
靡及公遂遣官行視江流訪故老得堰曰九外口
未始疏導即命新醜為渠以注之水行徑便均溉
諸邑後常修決倚為滋植而利甚豐博蜀之戍兵
舊比食淡公損鹽估差等而嚮予之著為定令新
繁彭益之交舊匿奸寇賊有閃地黃之號公行剽
殺蒙隱逾時公廉知之鈞發逮捕情得罪真誅竄
渠支清洗胫篋至今新繁無盜公敦尚儒雅平日
誘進文士以倡教育曾詔秋貢士公戒有司務公
其選躬視精覈擢章君陳為舉首章遂登甲科後

立朝為聞人餘悉時之髦彥接武以取名第西南
大章基此而盛藩會讌饗往皆趨佛宮廡下絕具
湫底庀宰擬雜公飭材於廣庭為廳事以宏豐錫
之地遠去封割表揭瞻望方隅偉之踰再期會以
御史中丞召還蜀民慊悃如失慈哺公歸朝尚以
邛部蠻馬歲來鬻於永康經踐山川知道途險易
為蜀他日虞建言願徙即沈黎朝廷從之所以杜
規伺之便嗚呼何於蜀之恩始終隆隆耶踰三十
年袴襦之頌歌不衰天福於遐世象其賢上復用
公第三子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尚書禮部
侍郎公繼治之追功席休踐修厥猷紹叅神明今
昔相照官榮家範古所未有德威亶白歲時大和
於是耄耄善良會千百數擁祭戟門道前世祀事
謂忠憲公之祠不修為蜀之愧願即文翁廟之南
宇為一室繪犀日之表而以端明公侍其旁庶西
南人事之無窮以大朝廷用世德之盛其不可辭

端明公曰衆之請至矣矧於義無疑遂許之而止其圖已像堂序樸嚴繪事莊潔毅如獄鎮煥如星辰憑憑威靈萬世瞻仰既已邦人士大夫謂灝竊類宮之游日與諸生道古今盛美宜實其紀從金石刻灝再拜受命而系以詩曰惟宋受命繼古聖聖躬臣臯夔世載德威嚴嚴韓公有倬其道方國碩望朝廷元老天聖之末蜀人薦饑公竭忠營營百為厚恩春暘凜威秋霜善惡判明納民安康殆三十年世象其賢公功愈昭斗奎於天蜀之父老百拜庭下願修公祠以永瞻慕岷盤坤維江紀南國公祠之嚴相與無極漢之文翁宋之韓公邦人永懷穆然清風

張行成司馬溫公祠堂記

故諫議大夫司馬君池以某年作尉郾邑越明

年某月生公於官解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是歲諫議君手植松栢各一本於庭迨今凡若而年自諫

議之死骨已朽矣公相繼殂落靈亦歸矣而二木之中其一松者亦枯摧矣惟是茲楠蒼蒼猶在邦人依之尚可想見公初生時也公之遺德在天下名在後世行事在國史固一代偉人也當其道未合之初天子敬之而不用權臣憚之而不親天下仰之而不濟不獨其身見黜於朝廷波及遺言亦見抑於死後者凡數十載則松之不受而楠之不錄固其宜也邇來世道頓革士風漸回上自朝廷下逮黎庶咸知公議之不可破而公之言為不可抑於是朝廷旌其家學士誦其書後生想像其風采而不可得則又丹青肖形以寫瞻慕者無室不有公之道蓋大明於天下矣思其人愛其樹又理之必然者於是邑丞李公作堂以嚴公之祭護木以永公之思蓋從人望者楠之青青公生在茲邦人是榮祠之翼翼公像在茲後生是式公之道彰矣不假於一柵而茲柵實託公以不朽公之道傳

矣不私於一邑而茲邑實賴公以不辱柵之喬斤
焉而雕惟公之道磨天地而不銷柵之節斧焉而
缺惟公之道涸河海而不竭則茲堂之建非以嚴
公也乃以為護柵之標榜茲柵之愛非以榮公也
乃以榮邑之冠冕堂之毀公不毀也柵則毀矣柵
之辱公不辱也邗則辱矣嗟乎邗之民邗之吏繼
今而後若其善護茲木乎

劉涇王稚子石闕記

西漢循吏稱文翁老於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稱

王稚子葬於邗縣即今之新都石闕在道傍然石
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
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為古今吏師而遺跡
亭亭勢參岷峨氣凜雪山蓋宦學者所當臣於下
風以幸教髮鬢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避如此予
訪石類得秦石犀石筍漢石室石柱石闕凡五物

若犀筍與柱無甚損益事而室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於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蒲陽蔡公為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而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於鍾鼎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運精簡過於顧陸并以告來者

楊天惠華陽趙侯祠堂記

吾里有仁馬銅山趙侯純祐名申錫本故家子

有美才數試吏以能聞於人由州縣三陟奉議郎知華陽縣華陽隸成都其治直府城中央戶版夥繁訟簡紛委固倍餘邑又與尹廷四五行臺纒連錯峙勢相闕制難於專達趙侯獨富風力敏功緒遇聳恣事尤喜為之縣故有沙坎堰不知起於何人凡既田三萬七百九十畝頗沃美然歲月猥深官不時省堰寢堙缺江流亦遷去田因以廢夷在草間雖世業者尚棄弗顧而浮客尤輕亡徙不可

留以故公租歲閣一千餘緡省賦歲閣四百餘緡而私獲之失不在歲侯至則喟然曰曩輸入而今不入叢獲美而今無餘豈終不可為耶為而斯之豈不在我由是訪遺迹按故道叅校圖錄訂以舊舊遂相地宜築隄故處高二十五尺長四百四尺其址之澗如馬之數用木五百章捷竹二百个役夫五萬指不浹旬功告就水即赴溝支分派別油油宛宛醜灌如初時願復故業者願就新屢者挾牘自言惟恐人先銚耒交起滕壠飭治土膏和美秔稻奮張於是草萊畢既而泓有賸流人曰是非水泉之利也侯實利我賦租迄入而私有衍藏人曰是非田租之賜也侯實賜我乃即握側構新堂乃圖侯像於其中曰使世子孫無侯忘也問走人過余求為之記余觀魏史起論西門豹不能美鄴田為不仁不知引漳水為不智豹賢令也其治鄴使人不敢欺當時無及焉者豈以一不圖此

蒙不仁不智之名後世不以為過及起繼之卒能
化瀉鹵生稻梁為鄴人所歌誠賢於豹遠甚今侯
風力如是功緒如是假令與豹易地與起並時吾
知河內之績不在起在侯無疑也非直賢於豹而
已頃者侯治廳廡得斷碑壁下蓋前令趙世長種
柳詩也其自叙嘗從乖崖行柳按轡昇仙橋上隨
而觀者數千人乖崖號曰此趙公手植也宜呼曰
趙公柳人咸應曰諾侯讀之及半忽驚悟鬚鬢類
其疇昔所為遂拓本示余且言當復種此以竟趙
公故事然侯方從辟書佐漕幕柳之種否未可知
余欲寄聲父老幸為侯植五株堂旁勿翦勿伐以
永侯愛思宜有益父老其聽余言毋忽政和元年
記

都大茶馬司新建簽廳架閣記

茶之入以息計者
凡二百萬馬之入

以尾數者凡若干而其奇贏其孳息溢於常數者不在是焉每歲以其八分實塞下又以其課登詔王府故自階文龍茂並塞之區以及洮岷涅鄯窮邊之徼凡兵若民咸指日望賜待我而後出入食飲其為利害不博且大哉利如是然其取於民者未嘗怨而市於羌者羌未嘗厭也蓋其法市茶以平權估馬以優直惟其所便一切捐以與之故來者滋勸已則募健卒既餘夫番休遞行輕驚而疾驅不涉月達秦隴則固以享十倍之獲矣其所取既不苛而所獲乃不貲如此故由元豐歷元祐更紹聖時事數化國是屢變至於此法莫之改也非不欲改也是誠有不可改也已然使者所統地大以遠故使事之繁常稱之事鉅以繁故文書之夥亦如之凡縣官之所裁可而行下者途無曠郵凡郡邑之所闕決而須報者庭無虛跡日者有司嘗慮其多而易逸久而必亡也悉總為書而類次

之復闢故屋而別藏之然而因陋就卑規模褊小
下潰旁東黜昧不與文牘後至者或無所容之而
幕府治事之廳尤為褊迫羣吏晨趨肩尻隨倚蹠
跡側睨需此乃進前此蓋有病者矣而未遑改作
之功今使者黃公實始命揭而新焉度地若干尋
為屋若干楹其廣若干其深若干經始於元符已
卯之秋落成於明年庚辰之冬視其中則大軸山
峙方巖雲委望其表則綺疏華煥門序峻整赤白
炯發觀者增氣時彰明縣令楊某聞而竊言曰夫
金穀乾沒之弊根於吏胥緣絕之奸萌於圖書之
逸亡此吏治之常靈尚非其大者也夫惟朝沒其
一焉遺其日暮絕其一焉闕其月積日引久遺亡
猥衆則其成法與存者幾何是其為靈不既大矣
乎今黃公為是顧欲與成法為無窮計此其念慮
深遠矣是固不可不書也乃
沐浴而書告於公而刻之

淵樂堂記

吾蜀有達伯曰木鴈先生生岷峩之厓長邛崃之墟出入於脂膏游俠之窟而

其心冷然獨迨正始永和之人而師友之然其拔起甚苦其擢置甚厲其造端甚銳其收績甚勝金寒玉煖五十有餘年而後得寄祿第七品賦秩四百石闢五畝之宅治百塍之田於是稍斥隙土築小堂焉名之曰淵樂會將致為臣歸老於其家間以書戲其友東蜀揚天惠曰予癯儒也慕享此得無有物暇之因書韓公示兒書曰始我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以有此屋廬夫經之勤營之劇悴形忍性磨以寒暑而偶有獲焉此韓公詩之所以飾喜而予欲記之亦以志難也唯是名堂之意頗有以而或者未即曉之今夫淵明嗜酒樂天亦嗜酒淵明工詩樂天亦工詩凡語故事者夫人知其然乃予所以千載尚友之意殆不具然也子盍付予心而試發之天惠伏書喟喟曰富哉名

乎吾有以索夫子之匿矣夫論人者無論其人而論其人之天按淵明以微故輒行而樂天以直言屢黜是其過人已遠甚然尚非其巨者也晉宋之交新故糝分朝而南暮而北未見有堅明不二者也獨淵明逍遙前去無所回其迹牛李之既替筭債路朝為卿而暮為囚未見有脫遺無預者也獨樂天耿介中立無所蹈其瑕黨者先生所以取二子寧是耶抑非歟於時天惠董役通濟江上腹案雖成竊自疑其言之媿鄙弗敢出也行且謀以身承教共定其當為而病莫之前後一年先生自大邑力疾歸坐堂上委衣冠而嬪予聞之抵牴哭曰嗟乎無與定吾文矣蓋鍾期死伯牙破琴而不復鼓然徐君亡季札挂劍而亡所愛之二人豈以死生寒久要之盟哉吾意先生精真超徹決不漸盡時撫鶴翎過城郭猶當問記之有亡也輒憶枯思之遺餘補輯之以授其子俾寘諸堂右

吳拭銅壺閣記

府門稍東垂五十步慶歷四年知府事蔣公堂作漏閣以直午門嘉

祐中先公簽書府幕事拭侍行猶及見閣以八分大字題其額曰銅壺歸然南向一府之冠也崇寧元年七月乙酉閣災政和元年三月乙卯拭承乏尹事始至府視閣故處累上如臺然問吏吏曰前尹蔣即臺為門治材畧具朝廷亦嘗賜度牒售錢六百萬有奇尹去弗克成問錢與材今安在曰材為他所繕備輟用之錢則帑官專輒兌費矣拭曰午門既臺門也茲唯閣之宜奚臺之有即日使徹累上圖閣如慶歷時戒府以本末聞計臺願給帑官向所輒費錢檄旁郡市木若石餘悉從府辦計使者然之於是府委倅路侯康國安侯章成都譚令愈華陽趙令中錫供奉官城外巡檢段希賤供奉官監養馬務高士若總領分蒞凡役事拭謂是舉也非聞諸朝以期限趣其成則弛而姑置之猶

前日也。亟馳以章上。被旨曰：可賜之限者半年。占於龜策，得九月壬申始命工。如所卜，日迄十一月。戊寅告成。通閣上下一十有四間，其高一丈六尺，有五寸廣，十丈深，五丈有六尺，審曲面勢，丹堊是飾，餽覆甕甌，厥有彝度。中設闕鍵，闕閣惟謹。此州士大夫若稚若老，相與謹曰：吾邦之壯觀矣。使地理書而可信。吾邦自是其罔弗吉矣。他日大合樂以落之。酒行，拭語客曰：周官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蓋號令不能相聞，故令之各以其物省繁趨疾，以便事也。然則漏刻之作，周官之所甚重。夫豈末務也哉？齊詩：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之顛之，自公命之，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則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故也。按閣初置，天聖中燕梓州肅所制，蓮花漏於其下，閣災漏毀，閱十載更六。尹於茲，今吾閣成，漏悉如燕製，覆一壺一泉，一箭四十，有八洞，烏逼水而下，金蓮浮箭而上，氣二十四。

侯七十二百刻十二辰率是箭而定凡我將佐若
掾屬吏士時其寢興悉心公家以弗懈厥職尚何
瞿瞿狂夫之聽哉雖然閣成非難不擾於民者是
為難上既賜以閣成之期又慮夫因閣而擾也迺
勅提點刑獄走馬承受官以警察其事夫為民之
長而不知愛民使民不自聊而困於力役故其官
府園觀卜築締構殆無虛日而藻繪鏤刻窮極技
巧曾不以彈財蠹民之為念此曹不擊於中執法
不劾於司財非辜何也今營閣以嚴漏刻正周官
之法上猶以謂擾則民受弊德音督訓至申言之
此君等所具聞者請與君等體上之所以仁民愛
物之至意終身銘之以庶幾不忍人之政於是客
皆起曰敢不拜幸公錄今日語并以屬來者覽觀焉

馬存顏魯公祠堂記

上元中顏魯公為蓬州長史
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

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
典型其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
來尹是邑始為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為記
嘗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為所
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假蹇為奸臣所擠見殞
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而梁冀以
張綱守廣陵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
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
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
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為得計不亦謬乎吾
聞之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
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
方且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泉蓋其志所願
則超然慕之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乎公之
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
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也嘗試與

強叔登離非探石堂觀其遺跡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龔鼎賈浪仙祠堂記

唐韓退之善為詩道性情一時相從者如孟郊張籍最號

友善而浪仙學詩於劉又晚得借與二子游頗以才調相推高雖然觀其風致清澹得之自然誠亦郊籍之儔故後世學者語騷雅之流裔孰敢外三子焉浪仙遊長江徙官於安岳而卒於會昌三年凡為編次其詩者二人許彬者謂之小集而天仙寺浮屠無可謂之天仙集當時之人有可名者島俱請之讚天仙集傳之既久返以讚為退之之辭然退之前後二集皆所不載及得李洞句圖序贊之然後信其非也浪仙於舊史無傳邇來朝廷新其書遂得附名於退之之後而頃歲居官者署祠堂於蜀土神廟廡之次今伯氏實佐令長於是邑嘗議其堂雜與神居非所宜也而尉有西圃者在

唐為主簿之廨址誠特遷其舊構更以繪像無撓邑人於義何有既遂經畫而就之其屋不華而完固其地不與而清越其兩傍封植筠柏鬱然嗚呼浪仙沒距今二百二十餘歲矣名始著於史策而其遺貌又得宅於故處迺知士之能蹈善雖日月之遠必有為黼黻其迹者今幸爾副其身後之所待措之無窮宜不復恨矣而伯氏遠以書諭俾丈其實然而蹈前哲之為啓來者之慕抑所願聞即為取諸新故之所傳而備存之且以示改作之有由也

袁輝通惠橋記

益之南簡之西陵之北吾鄉在焉衝三州之會民閭僅千室而商賈

輪蹄往來憧憧不減大郡俯市門有長江漱其址江出源餘霜山經龍淵歷漢陽而南趨岸感勢迅水驟至即湍悍不可禦昔之虹梁鶴表可恃以固者輒飄蕩無幾吏苦典廢雖古遺愛至是亦多倦

邑民病涉久鄉僧士賢奮然以緣化從事即舊址
架石磴而廣之巨若鼇背過者如步堂上又積石
兩溪巽為長隄延亘凡數十尋經費不貲未嘗以
間有司借民力而功成水患遂弭經始於崇寧三
年十月甲子落成於大觀元年二月丁酉士賢請
鄙文以誌余戲謂賢曰凡物載形象閱時數寧保
勿壞况石有時以泐濟凡庸悟昏噴出之沈淪俾
造聖域其功利孰與是多賢曰若然豈可無相亦
安用子言為土圯木朽絕絕船危石且然爾橋且
然爾吾且妄作之子其為我妄迷焉余嘉僧之誠
能遊戲成如是功德竊願締繪章句華豔其事為
來者勸適預能書隨計借方伯戒行甚邁聊書歲
月云大觀
元年記

揚暈碧玉亭記

石挺出於山旁高丈有二尺圓若
鑿錯上銳而下廣薛痕斑斕如抱

籜馬俗呼為石筍下有衆水泓匯驚濤怒浪瀉入
山脚石筍之北向東行百餘步有山曰王高左右
周視見羣山之逶迤如覆盂於地皆不足與爭雄
得其名信哉山之稜一起一伏盤旋而去勢若飛
動直奔於江濤遠望之若游龍從空垂下矯首揚
脊曠目奮爪而投於水中山半起一峯乃損益高
下得數丈坦地建數椽於其上不求靡麗止可游
息粗適一時爾若夫聳立晴空如屏之列於前者
三峩也縈紆曲直遠坐而流其下者雅水也茂林
修竹塔露而出其中者九頂也兩山中分峙立而
相望者涇口也煙雲散聚巖岫出沒中日變作千
怪萬狀俯視舟航順流而下若脫葉之浮水車馬
往來若螻蟻之在途行徑松隄雲屏雪嶂四時之
景變固自不常東西南北日斷不見涯涘雲天四
垂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然則千萬里之
外豈知有此亭耶昔之荒榛叢薄穠蔽牛馬已而

潔之置宇傳會草木丹漆黑白之所為豈知百祀之後枉石摧圯不復為荒榛叢薄者耶每聞古人未遇登山臨水未嘗不感慨興歎為儒者皓然一經歎功名未立為商者曉暮戴星歎道途艱阻春風秋月騷人歎詩思苦澁雨夜雪朝羈客歎鄉關邈遠一涉世路寧無感激昔孔子以道德自任所至之國分庭抗禮可謂尊貴矣然北游於農山則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自衛適趙聞殺鳴犢臨河有不濟之語後世登臨之人有歎息者不為少矣豈非道與世抗命與時違而然哉文選有言曰日莫碧雲合家人空歎長無他鹽車久負解肉漸消歲不我與登是亭者豈不喟然聊序其意將以告子孫告朋友傳來世云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記

邵博清音亭記

天下山水之觀在蜀蜀之勝曰嘉州州之勝曰凌雲寺寺南山又其

最勝也有近歲所謂廉訪者輒曰亭雖佳其名字於吾意不可自書為橫山堂易之余舊聞寺有東坡遺跡過而訪焉照禪師告余以故嗟夫此孔子習禮之樹所以不免於宋人也雖然東坡前日之不幸何獨此哉而小人之無忌憚則不復有加矣舊榜尚存復置於額而并刻之石且記其事以為往來士大夫之一笑

徐粹中重建州學記

世無不可成之材亦無不可善之俗渴鹵之地可使為良

疇九夷之陋可使為洙泗其以為難者亦誠有所未至焉耳唯天下之至誠為能成天下之化天地之化育可贊也况於人乎君子之於天下也不患材之不成俗之不善患吾之誠或有未至是以無所不用其誠亦無往而不化夔之有學木末載於舊記歲久屋老常有震陵之憂紹興二十三年春

吳興沈公自宗伯翰苑均逸侯藩山東蜀移鎮於夔會夏大水屋被漂墊公命相土更築於舊學之北得高明爽塏之地并其廟遷焉橫經有堂肄業有舍藏書有閣膳羞有所背山面江廟居其中肇工於秋九月戊申告成於明年夏五月辛巳總百三十四楹有來羣士其至如歸相率振衣願識其實粹中嘗讀易之觀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颙若且盥而不薦者為化之誠也有孚颙若下觀而化之誠也是以為象辭則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為文辭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於戲公之化于夔誠既至矣諸生其勉之異時觀光上國進用于朝人知勸勉相率以從善寢寢乎入於鄒魯之化孰不曰自今日始謹拜手而為之頌曰夔之為州介於巴楚民生其間魚鹽商賈慶厯治平始為夔序迨夫崇觀俊造接武我皇中興嗣復疆土闡揚文教增先烈祖建侯作屏以綏以撫二十七

年禁從分虎政未及施勸化庠宇來相其居椽椽
敗腐顧將新之候時而舉會夏大水漫為洲渚卜
築維新與輪有度民初墊溺未遑安堵公命賑之
爰發倉庾津宮之修子來樂昏日者夜郎稱兵嘯
聚三歲興我未免攻取津宮既作因執為虜鷓鴣
革心好厥音吐在昔倍公修津東魯爰服淮夷頌
聲鼓舞今也沈公道尊學古樂育人材不問淳鹵
達以至誠化如時雨乃會其入乃豐其貯士不家
食於焉游處匪命匪攜率規蹈矩利用甯王陵我
鴻羽豈不自公肇開義府昔者孟軻聖道是輔韓
愈稱之功不下禹稗中於公亦云斯
語紹興二十四年八月初一日謹記

竇敷黔江修學記

紹興戊寅春二月西魏公禧被
命守黔始至之日祇謁先聖顧

學宮不治荒陋狹隘固已憮然及跪觀上所賜宸
翰匣而藏之葺屋中則尤震懼不自安明年遂有

意改建心思手畫度地辨方無不用其志乃取養士之餘鳩工積材斷石陶瓦動以千計而無一擾於民又明年首建宸奎閣崇顯壯麗氣象安廊而經天緯地之文驚鸞回鳳之筆卓越煥爛光被江山又摹上所題大成字揭之禮殿之椽椽闔其蔽障飾聖像正十哲顏孟位築東西二序繪七十二賢於壁闕四齋設明廳淨几更講堂以嚴涵養正門閭以快衆目未逾年而工畢既畢屬敷書其事數曰學校者乃禮義之所出政治之所本而公議之所在也古者獻酋馘於是受成於是論政於是是一官一職以至公卿將相皆出於是真為國者之先務也然鄭人遊於學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而謂子產仁嗚呼人有賢愚事有當否則世有謗譽當否在我謗譽在彼君子修其在己者而已奚卹於彼哉若逆畏其議已而欲毀

鄉校則其為人可知也黔舊有學學者不減旁近
郡不以教養為急故散居郊野此豈知子產之言
哉能無愧於孔子之謂仁者哉頃歲科舉朝廷禁
挾燭之弊嚴其科條數嘗督其事棘闈一開白袍
百餘輩裹飯而前寂寂無詳須臾坐定不窺一冊
文賦自成日未斜而出敷心異之以為士固未可
輕料也今公盡力於學又謹春秋二祀禮樂俱備
文物皆新前所無有當見千里之間父誨其子兄
友其弟正衣冠事語言爭先洗濯磨淬來集於斯
目觀雲章口誦王言其不負上樂育之賜異時陞
薦必能起遐方而瑞天朝至於學問有暇欲議公
之政其必曰尊主庇民奉法循課新學校肅教化
而我之父兄子弟誓
不忘公他復何言

關耆孫大貢院記

國家用唐制以進士取士三歲
大比士由州縣陞者曰鄉貢詔

有司進退之此貢院之始也太宗覽進士試喜曰天下英雄盡在是矣當時以為美談余則曰自周鄉舉里選之法壞而士失其寓猶賴春秋戰國之間齊晉鄭衛之君以君子多寡為盛衰而田文趙勝之徒客多則彊士雖失周之寓然各隨其所寓而安至秦則忌之忌則殺之以為之害可以盡掩天下士而不知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則秦不能掩之也漢用秦士起漢則先收士於是惠文而下有選舉之法曰賢良曰力田曰孝廉曰明經皆其目也漢以選舉寓士故亦不失其寓王莽曹操睨先後之弱而欲襲之則又忌士士遇莽操如遇秦然秦不能殺蕭何曹參陳平張良之徒於前而莽操不能殺寇恂鄧禹周瑜諸葛亮之徒於後士之未易籠絡如此漢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謂周貴士可也謂秦賤士則秦豈得而賤之哉唐因隋舊以進士取士其始也得士如狄

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裴度則亦能為唐彊而其
末也如鄭朴楊知至則為唐之亡矣取士一也何
始末之異也余觀太宗初興本有忌天下英雄之
心既不能用秦之殺則欲以進士為餌而銷之吾
忌士欲以此銷士而乃誑人曰以此取士士不識
吾心且已識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吾將幾萬
鍾幾千駟可要而來之哉識吾心者不來則來者
宜其為鄭朴揚知至之徒也國家取士用唐制累
聖待士則非太宗之心所以得士上勵精求治思
欲得天下士與共大功業今取士一塗而貢院實
為進士取士之始則其容畧乎夔一路十五郡而
合六郡進士試於夔初無貢院以破寺寓之寺破
尚可也而夔一城惟一寺一歲而天申會慶兩節
郡臣子舍是寺無以東嚮而祝堯也豈可又以此
為貢院而三年一殘破之乎夔則寓貢院于此歷
幾歲乎而不問也歲庚寅前侍御史王君伯庠來

鎮夔下車之明日慨然歎曰託釋氏以見臣子之尊君貢多士以示諸侯之報國此豈細故事而弊於前不問於後可乎況今取士惟進士一塗吾待進士誠不薄俾士亦不自薄進士而後得士則貢院為郡第一事也下令創新之然退而顧公帑視民力則弊不可仰欲進之則已下令郡進士醵立待也於是公私之須皆一歸於節專以治之凡五閱月而成為屋一百一十間一毫不取於民民但見其成而不知其為力也則相與歌之以為君曾為上耳目官知國體者君不薄進士是欲士不自薄進士得士而貢上也君之為政可謂知其本矣君濟南人君之考君諱次翁嘗參大政事光堯舜聖太上皇帝君自立不以公卿子弟官而世進士科令守一藩能不忘本如此視古以曲江題名為非以家有文選為過者何啻九牛毛耶貢院落成郡士屬余書輒記其月日云

劉昉八陣圖記

魚復陣積紉自武侯江流莫移若
有神護雖經毀改幾失其真稽之

圖經訪諸故老而遺跡隱然尚可見也顧將湮沒
余心是悼亟令軍士裒石增壘悉還其舊方圓曲
直縱橫廣狹之不敢少加損焉尚慮他時復罹前
厄刊圖於石用示後人界垣之內縮而計之以丈
為分其外圖山川城郭之勢而不計以度且命作
侯祠於城上以俯臨之夔人歲以人日傾城徙市
縱遊八陣之間謂之踏碯是役告成適當是日賓
僚咸集酌酒陳詞以落之昔侯嘗擒孟獲獲觀營
陣心不服曰若祇如是固易勝耳逮至七縱七擒
然後以為天威及司馬仲達觀其軍壘則嘆服曰
天下奇才也桓溫過此雖能知其為常山之蛇勢
蓋亦未究其妙然能知與否在孔明初何損益余
非能知之者姑修故壘以俟來哲云

紹興戊辰正月丙寅湖陽劉昉書

馮時行修成都府學記

紹興二十八年冬天子命書舍人鄱陽王公

出鎮全蜀明年四月至成都下車謁孔子廟顧見學宮圯毀不治喟然而嘆且言皇上撥亂反正易干戈為俎豆開立政化純用儒術常以萬幾餘閒手抄六經論語孝經孟子戰國樂毅晉羊祜列傳及圖孔子與門弟子七十二人像躬為敘贊頌之郡國藏之學宮以示惇勸以率斯文德至渥也成都西南大府當是時學校薦祭無位肆習無所其何以仰承聖明休德亟命度材計工涓吉肇事力不民役費不民取易腐敗而新之與新作而補其闕凡四百楹皆故豁靚深精堅嚴責公來視成諸生東自荆夔西極梁洋全集廡下歡喜鼓舞咸願記載傳之將來公以命其屬部沈黎守吏縉雲馮某俾敘其興作之由且繫以辭公名剛中字時亨其治蜀純用儒術其有得於經術者豈弟樂易之

政無愧於前人詞曰楸楠於山魚龍於囿物生有
元彬彬學宮蓄儲其中登為卿公聖神宅尊滌除
妖氛煥以克文夏校周庠達於四方聲教洋洋皇
曰岷蜀詩書之俗誰歟其屬振其殫竭孕其俊傑
繫予近列西南巨屏綿絡參井惟公是命皇曰往
哉惟撫惟懷實惟汝諧漢有文翁千載史宗汝惟
其同公拜于庭皇亟其行虎熊旗旌公來祁祁致
其肅祇先聖先師顧瞻頽傾心經目營亟命鼎新
刊山浮川巨桴雲連徒旅闐闐已卯仲冬日旦昏
中涓吉肅工千趾俱升趨之烝烝各奮而登翔然
其成煥然其明杳然其深公其省諸邦人從之岌
岌疑疑公升於堂而色而康喜言孔揚諄複誨語
如父如母邦人鼓舞歡傳萬口父兄師友更相進
誘一日二日化行洋溢如風之疾惟皇作極貴儒
尚德百王之式惟公之賢受命於藩皇極遐宣幹
旋樞機皇曰來歸蜀人其思樂石我我矢詩不多

千古不

磨謹記

李燾新修四齋記

蜀郡文學掾李浩蘇誥具書告丹稜李燾曰成都學者日增統

帥陳侯懼學宮不足以容迺即公堂之左右更築崇寧廢址新為屋二十八楹分為四齋疏為四十八廳高真靜深學者益趨焉總其費為錢一萬九千緡有奇經始於去冬落成於今春而秋毫弗以煩民比美事也諸生成願有所紀述敢以告燾再卻而再至已迺喟然嘆曰營繕齋屋事固甚美雖不紀豈不桀然陳前而燾私竊有感焉則不可不為諸生詳之蓋聞古之士皆有學學必有講習之處在家曰塾其曰庠曰序曰校蓋各因所處而立之名初未嘗有大小升降之殊也歲時朋萃羣集有司於是取賢斂才推而上之其不率教者屏之夫推而上之亦必有講習之處焉斯總名曰大學

大學惟王者之都得有是名非王都則名曰學而已故鄉黨莫不有學謂國乃有學固已失之且庠序及校皆所以名其講習之處云爾未始訂某處為序某處為校也亦未始曰庠不得名序序不得名校校不得名庠也昔孔子射矍相之圃蓋以魯君之命致衆而論士然則圃亦學矣豈必曰庠曰序曰校而後為學云乎哉若孔子固未嘗言庠序其言庠序則自孟軻氏始孟氏雖列三代學名而其義則專在養教及射修吾孝弟忠信而已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曷嘗分東北西南上下左右或在廟或在國或在郊春秋冬夏所居各異詩書禮樂所教亦不同如大小戴所記鄭康成蔡伯喈輩所箋註紛然交加雖巧辨曲通之成理攷正求定終須掎擊况又增以成均米廩瞽宗辟雍膠射與夫三靈五府別號異辭叢脞雜選混為一條不可致詰先儒悟其齟齬難以位置

則從而為之說曰周兼四代之制蓋一處並建四學非四學各為四處也然其說要未允當姑置周勿問彼區區之魯而亦兼四代之制乎津水詩今具存米廩瞽宗辟雍膠射不少槩見不知漢儒何所依憑而公倡異端彊入他類疑誤學者蓋其甚病在溺心以博未識古書之正偽更怵世資傳會緯說錯亂經言遂使後世人主惑其名而不究夫學之實籠絡牽聯惟恐漏落崇侈土木贅聚冠履於孝弟忠信所當修者則未始致意焉其言豈不諄諄特其意個個然遠耳漢孝武幸從董仲舒等議立大學置五經博士舉孝廉增弟子員或獻雅樂或對三雍當時抑亦可謂彬彬矣然孝武實急功利士之精通秀穎者皆不肯游學游學者特章句之儒初無益於成敗之數也逮孝昭欲救民間疾苦更召天下賢良文學以訪之則其所養竟非所用此不究實之害也光武勅業未及五載於傾

側擾攘之間，立大學，雖不免以識決事而崇尚儒術，有意其推本之也。孝明孝章是承是繼，其後稍怠。學舍鞠為蔬園，永建六年更造齋宇，開拓房室，舉郡國明經者，儒以充入之。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游學。建太初之元，編牒數踰三萬。郭林宗申屠子龍雖高尚其事，亦復周旋其間。獎拔人物，扶樹道教，為諸生倡。范孟博等與聞國政，深議不諱。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假託如黃子艾、晉文、經稱疾臥家，士大夫請見，弗許。三府辟，召輒加詢，咨隨其臧否，以為予奪。當時儻非假託，得不謂盛乎？要不可與先漢同日語。曾無幾，何旋遭鉤黨之禍，議者反歸過於大學。若是則學終無益於政，祇有損耳。是不然。學之為王者事久矣，化民成俗，匪學莫繇。繇顧用之何若？後漢之學是猶近古及。其未造，聲教廢於上，風俗清乎下。百餘年間，亂而不亡，匪學之力歟？若郭有道名冠大學，而超然塵

垢之外不為好爵所縻正言直節寃寃獨全彼子
艾文經終賴符緯明及林宗輩排斥詐不得售禍
發鉤黨太學何與也惜漢儒但指經術為祿利之
路而不推本於孝弟忠信俾人自進修所用者狹
爾本朝詔徧天下立學肇於慶厯極於崇寧其得
失之速有目共覩而三舍陞降月書季攷之法纖
悉備具大率誘以祿利故未見豪傑之士卓然自
太學興起者此則士所共歎也夫修其天爵而人
爵從之又何俟於誘若誘之空激令躁競不安命
分是不耘苗而又握之長者也獨明道景祐間胡
翼之治湖州學其規模去古差近弟子往來常數
百人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其出辭氣動容色人
忽遇之不問可知其師為翼之也磨礪浸灌之功
多矣慶厯更新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取翼之法以
為大學法焉抑嘗聞翼之弟子各以經相傳授又
別置齋舍榜曰治道凡欲明治道者肄業於茲如

治民治兵治溝洫治算數之類咸因其性而肄業焉劉夔蓋治溝洫者至今猶以水利著夫豈苟然純用科舉為學哉及元祐欲革元豐三舍詆訐苛統之敝初命程正叔與顧子辨一孫莘老同更定學制三人議別置尊賢堂及待賓史師等齋實羽翼之故事會胡完夫與正叔異趣事不果行今天下立學皆徧師生相與言惟作文義詩賦論策爾是猶日不給而況敢及科舉外事且徒飲食之不於是取賢斂才無怪乎自怠自棄者之多也今多有是說欲減鄉舉十二三以其額畀郡國之學使學者由是發身其得人未必不愈於三歲驟舉於其鄉者是或一道也而朝廷憚於改絃易調然好學者亦豈因是而遂輟其所好乎煮鄉侍講席嘗從容為上言乞稍變試文體格無若今之煨釀熟爛庶幾豪傑有以自見上甚鄉納趣令就直廬條具疏得旨須再試即行會煮去位事亦隨寢若

試文體格不變又不於是取賢見才則郡國之學誠徒立爾必不得已翼之故事尚可倣依而馳騁使學者不妨課試如式復於科舉外專精讀書且有以自食無復營求擾亂優游饜飲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比及成就則自當與古為徒謂學果無補於當世吾不信也昔文翁初起學宮於成都市及元朔五年詔天下郡國皆立學宮蓋天下郡國學宮實自成都倡之後之為成都者於學宮不敢不致力雖迷國誤朝若崇寧宰相其致力尤甚異時縱不說學亦必枝柱邪傾巧墁赤白蓋虛矜偽以干逢掖之譽今陳侯獨能躬行節儉削浮冗之費罷誇詡之燕日積月累朶成大廈其視文翁減省少府用度以成就蜀諸生無不及焉其為德厚矣諸生曷亦思所以報之乎司馬相如雖文章冠天下然弗張四維似非吾黨揚子雲金口木舌真漢大儒而出處之際未免跋扈彼莊君平李

仲元沈潛自逸莫我繫維迺可敬仰爾嗚呼繇文翁以來仕而顯者固多矣何君公趙志伯謙溫等雖登三公君子弗貴也惟范景仁起寶元終元祐其進退雍容實光於莊季若景仁斯不負玉堂石室云燾無德之齒猥杖於鄉稱道不亂則燾何敢其私竊有感焉者蓋具此姑以復諸生其尚交儆哉

雙流逍遙堂記

雙流有堂曰三相其得名最久按諸史牒唐韋嗣立嘗長斯邑政績

殊異後相則天中睿所稱三相嗣立其一人也餘二人蓋莫知孰何或曰季父思謙兄承慶任皆歷鳳閣鸞臺邑人深德嗣立故併思謙承慶法其形貌因集其門戶而號以三相他族不當問此或曰圖像故止一人好事者強增益之俾益三數不知嗣立為相實三拜三已所稱三相即嗣立也思謙

承慶無與焉余謂思謙承慶雖無并存之寧過於厚若論斯邑要當以嗣立為主且究其本末嗣立蓋長於治民相國殆無足言自隋改廣都曰雙流迄今踰五百歲佩銅章結墨綬者紛不可紀而嗣立獨擅能名入踐臺閣更以平章事檢校汴魏兩州不嫌遠外先十八人請行晚益流落而巡察吏猶表其清白可陟之狀所長果在此不在彼當時最課諒非苟相諛悅必有當民心可傳繼者惜哉予未之聞也嗣立既能得民其好尚復與流俗小異雖居廊廟每自託於山林孝和嘗幸其居即詔嗣立襲道遙公復故封道遙公者嗣立之族人在宇文周時志節尤高嗣立要非復對然察嗣立胸懷本趣似不以紛華盛麗為悅者顧弗能蚤自絕於匪人與楊宋崔趙同執國柄豈必真知方外之樂抑亦羞處汙穢始託此強自洗濯乎故予於嗣立猶有取焉爾嗣立去雙流既五百歲而予實來

邑之類剝殘缺固非常時比而余又遲鈍迂濶不堪世用拊存凋瘵惟恐傷之得免斯幸而何敢望嗣立之最課若山林則予所固有也嗣立又烏得以權勢而兼取之乃即堂之南更啓憲戶乘嗣立故封而命以道遠簿領空隙徜徉其間庶幾不失余之初心且為斯邑故事云

胸臆記

漢志巴郡有胸臆縣顏師古注胸音劬杜君卿通典乃作胸臆音蠢臆如尹切與師

古特異按許叔重說文胸脯臆也其俱切無他義胸臆蟲名漢中有胸臆縣地多此蟲因以為名胸如順切臆尺尹切請如閨蠢君卿蓋從叔重而小不同然叔重謂胸臆屬漢中誤矣類編承叔重之誤既以胸臆屬漢中別於臆字下注胸臆縣屬巴郡則又承師古之誤迤檢地志漢中實無胸臆固當以君卿為正然胸當作胸從旬不當作胸從句君卿猶未及辨考職方者宜辨之閏月一日泊舟

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
云今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乾道九年記

李石勾氏盤谿記

君子之於物也物之而已不以
為身之累也不以為累雖天地

之大吾能物之一以為累如飲食衣服皆反為身
病故必以吾之一身較其大小輕重而為之等級
身外之物泛然來悠然去以身為量而君子之物
備矣且一丘一壑所煩甚微而係物甚大以身取
給可也不則連甍阡陌并絡包山絕江障林蔽麓
造巧飾浮使他人視之以為玩已因之以為病何
益哉嗚呼斥桑麻之用以種桃李飾茅茨之用以
充藻繪如齊雪宮之麗如梁金谷之富一山之植
非累年不致一蕪之種非兼金不濟又求所以物
其中者非聲色不娛非絲竹不樂此桀紂之惡不
至是也傳曰非人其物惟德其物君子縱身以對
物不以物為身之累果如此哉吾友繁江勾君友

于之作盤谿非苟於作也樓以藏書堂以教子亭以賦詩榭以置酒且自誓曰俗子污我不污門凡士浼我不浼室清風肅戶明月贊席抱琴之童挾卷之子照映几杖之側徜徉筆硯之間吾乃今知勾君之志於物以為盤谿之取亦多矣吾嘗過勾君問其所以作之之說曰吾學不適於時用官不迨於世資聊以盤谿之尚易其生平謬用之心望外物乘除消長不既汰矣乎他人徃徃以斜川見誑吾甚不樂得一語以洗其侈名之謗足矣余天彭倅罷徒步過之門生何夔趙鵝從君欣然迎客謁記許之十年又以書來復許之不三月君今亡矣因書君平生語以誌掛劍之義

轉運司與西樓記

岷為蜀山之傑俯瞰井絡於天西維者皆平川也環山四麓凡

府寺州廡丘里之室郊遂之居得以審勢高下隨方廣狹敞樓觀鑿戶牖延空光揖秀色如直如負

如飛如鷲熙而陽肅而陰四時朝暮開闔晦明者
皆岷山雲氣往來日月吐吞也成都官治多勝處
端倚此山向背為重異時名輩接武於此往往貪
得擷取為懷袖兒覘間物神明之所激妙奇異之
所鍾萃浩乎廓然文章事業不論其人胸府氣象
可知也頃以邊圉多事要塗貴人尚不得緩帶為
治而金穀計算踣躑糾纏求如曩者燕笑豈弟於
俎豆升降以無負西山之勝非曰不能有所未暇
况俾之一日之葺茲豈其時使者潼川任公將漕
西蜀方有司各出納以幸集事獨能以約致詳以
靜制動視族庖缺折於大輒一割者處之裕如先
是有堂名讌思層堂作樓而未名大抵歲久支撐
慄若將壓焉者棟墨塵蝕斷碑卧草讀之則趙清
獻公之經始而文湖州為之記審矣可以躋可以
宴可以憩息昔之所在誰續誰似官如客寄屋如
亭傳風雨烏鼠不經人意且公則壞之私則營之

豈人情哉於是即舊園新用力不煩芟荒撥穢程
績為多因以爽西名樓并繪清獻湖州二像於壁
曰吾非敢作也自有此山以來如湛輩未問至於
景行無窮斯人斯文與岷之三十六峯巍峩於目
者可磨也哉石謂開物成務此學也妙之於道任
重道遠此才也寓之於仁固有以媚世為學淺粗
與農圃同役以適俗為才競走與蒲博爭路智跨
力攘終為舊人不知君子曰道曰仁將以澤物庇
民而刻意細技有不足呈盍亦藏之於無所思慮
毓之於清曠粹夷放之於虛明爽塏宵爾心化條
爾神運而天道已行矣公所以嘯咏一室以風示
吾儒仁義忠厚之實且因蜀山慘舒為吾民休戚
之占非特登臨觀美而已雖然斯未足以窺公之
盡會公有旨召東去落成登樓之賦客有未具若
乃歲月大概俾來者
有考似不可無籍

大成井記

外學吏李石作二井於成都先筮得巽
標之六三三九而老之坎三馬曰此井

祥也陽操其精陽開其明水湛乎深土溢乎津順
所以汲以免於險吾井其濟乎乃闕甃三尋有咫
得食焉分東西為亭以大成名据象詞也歲大荒
落日清明大余一十二小余一十七百七十一銘
曰一奇而精六偶而盈此天地合水所未形我浚
其原如海之溟派挹華滋分注以清我則不驟待
其淵渟有綆之修此險之
行爾汲爾學無敗厥成

鄭銓寇萊公祠堂記

府城之東有廟曰見報司者
故太子太師萊國寇忠愍公

之祠堂也廟初本澄覺院治平二年賜名正覺勅
書存焉院初為十方有禪師曰可居自雲頂來住
持因塑公像與雲頂山之神曰利國王者並祠於
院之東偏歲既久鄉人事之頗著靈異民相與質

其曲直報輒如響遂呼為見報司今雖有僧居之而院實廢為廟矣見報司之說頗不經而傳之既久有不能廢然為善為惡使民知有所報則有之足以示勸戒亦不必廢也紹興甲子廟將壞鄉人徐復與院僧圓證率好事者再新之改前日之佛宮為萊公之祠堂公始正離明之位前為兩廡其東廡開一位以祠利國王其西一位亦塑神像以居之祠堂之後為齋廳乃住持之法堂又改方丈為妙音堂以備僧徒道場僧房齋庖皆備視前日規模不復然矣復思歲月寢久人弗知興起之由屬予記之予既為誌其詳矣按成都古今記正覺院與見報司俱不載惟前記祭祀門有王者八而利國王在焉有公者十而寇萊公在焉前記乃趙清獻公所集當時既載祀典則廟與院不宜俱失續記乃王公時亨所修而廟宇寺院門亦不錄故鮮有得其詳者春秋之祀官並祭萊公與利國王

甚久又未知自何人始也今述其重修之因以貽
來者若萊公之遺德則有國史在茲不復述也然
則生而聰明正直有功德於民死而祀之固宜况
事有可以起人之敬而生其良心亦何嫌而不書
之哉

席益御書大成殿額記

紹興六年十一月左迪功郎新成都府府學教授范

仲爰言臣所任成都府府學大成殿建於東漢初
平間天下棟宇之古無過此者而未嘗有題榜願陛
下萬幾之間新御翰墨揭之殿額以示人文化成
流道德之富單及遠方之意上可其請即命仲爰
乘傳以賜次年九月辛巳仲爰至自輦轂下臣益
備位牧守率頌僚佐出迎於郊拜受於先聖祠下
圍冠方領之士濟濟翔翔闔巷阡陌薰老黃幼聳
觀謹呼咸用欣戴天子闡融文教遐不作人之盛

德罔不奮勵感激興於禮義嗚呼懿哉晉丞相王
導有言方今國恥未雪忠臣義夫所共扼腕撫心
宜正人倫設庠序使俎豆之事幽而更彰以著淳
風流德化天子不以蜀之遐澗僻陋越在裔壤大
頒宸筆光裕黌宇烟霏露結之形鸞翔鳳翥之勢
煥乎如日月麗天雲漢昭回可謂甚盛舉矣昔苗
民逆命虞舜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來格宣王興
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其詩曰矢其文德洽此四
國臣雖薦芳敢不推廣上意聳動蜀之士大夫說
禮樂敦詩書和衆安民慎固封守以仰裨中興之
業追蹤前古無忝聖神樂育之惠臣
益頓首幸甚紹興七年十月十日記

府學石經堂圖籍記

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
盛漢稱石室禮殿近世則石

壁九經今皆存焉自孝景帝時太守文翁始作石
室至東漢興平元年太守高暎作周公禮殿於石

室東圖畫遠古以來君臣聖賢然亦有魏晉名流以故世傳西晉太康中刺史張收始畫非也殿有畫自高昉始迨收嘗增益之今壁間又有東晉人士蓋收之後繼有畫者不知誰氏也齊永明十年刺史劉悛益以禮家器服制度偽蜀廣政七年其相毋昭裔按雍都舊本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宮其旁置學宮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益之先人鎮蜀奏秩文翁高昉於祀典又請樂工於朝教士以雅聲而後頽宮之禮樂文物粹然近古自國家三雍之外無與此者鄉者中州陸沈惟蜀賴天子神聖威武得保生聚邑屋而吏視軍賦為急春秋釋奠守者不親行教下吏攝事以故風雨烏鼠之虞不至黷舍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九百四十有三其間偽蜀

刻石經之歲是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三年矣益實受命盡護全蜀兼行太守事茲歲八月諏日在丁郡文學藏儀更以不圯板築之功雖垂軒皇之衣裳舞有虞之干羽自當功成於理外如其不然則伏湛行鄉射於東京征伐之間王導興學校於江左草創之始是真迂濶矣或者聞此而猶未喻吾將賦子衿之三章悲原氏之將落也尚友君子者知此心哉紹興七年記

侯午仲漢州三賢堂記

天下果無正味乎何嗜而皆期於易牙果無正色乎

何校而皆期於子都果無正音乎何聽而皆期於師曠夫三者之正與不正雖智者之所不能詰然以天下皆期焉則吾雖從而謂之正焉可也蓋天下固有不期於三子而自以為識味別色知音者矣然甘吐渣以為膾炙眩空花以為真實惑蟻動以為牛鬪是皆舉天下千萬僅一二焉則亦烏足

以害其為正之說哉且是非賢否之難齊而不可為定論也久矣自孟子論善士已有一鄉一國天下之別識者疑焉夫士一也善於一鄉一國烏有不善於天下者孟子安用寸量銖較等列階升之為紛紛耶意者一鄉一國或得以用其好惡之情而徇其予奪之私有蓋於天下之大善未有不公且廣者則夫善士之論每為之級而必以天下為至焉孟子蓋有微意也綿竹道德文章名節功業之士代不乏人然求其知名於天下而人無異於善未有如內翰楊公中允宇文公丞相張公之為章章也士之賢不肖雖無與於天下之善也然而天下皆以為賢如味之期於易牙較之期於子都聽之期於師曠則凡所以為正者其必有由矣導江鮮于公宰邑之三年百廢具舉凡國朝以來邑士之賢達者既即學宮而悉繪其像矣獨念三君子知名天下且素心之所仰慕而祠堂未建若非

表而出之何以稱邑之壯於是相公宇之西揭其
舊屋而新之求遺像於三家之子孫而圖之於壁
齒以長幼之序被以隱居之服使若其賢初無與
官爵名位者噫公之用意其亦可謂周詳而曲折
矣或曰公於衆稠中揭三君子以為賢而特出之
則餘容有可議乎予曰不然昔夫子嘗嘆處子賤
為君子而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說者謂其父
兄之所訓誘師友之所漸習莫非君子之道而後
子賤始得以君子成名蓋自夫子擊節於一子賤
因以見魯國君子之衆然則公之表三賢而揭之
豈特三賢而已哉涉流者可想其源拔茅者必連
其茹於此見邑之多賢士而三人者特天下知名
之尤而公之所願慕焉者爾然則是堂之建非獨
足以表公師賢願學之心抑所以壯邑之觀也非
小補矣三賢事蹟著
在國史茲不復書

樊汝霖新繁縣三賢堂記

吾友沈居中為新繁以暇日訪繁土故事則得

賢者三人焉其一唐宰相李衛公德裕文饒其一我宋故贈太師王公益舜良其一龍圖閣直學士梅公摯公儀三賢者李衛公王公嘗為是邑而梅公則邑人也居中於是即縣署之東勦為堂繪三公像其上榜之曰三賢堂既成以書抵予曰其為我記之嗚呼衛公之事業文章世傳之史載也詳矣而不書其為繁豈以公勲烈如彼其崇一縣之政不足為公道歟觀其節度西川所以治蜀相武宗所以治天下而所以治繁者可見矣逮今餘三百年父老思之不忘以縣署最大一楠四柏為公手所植此與周人指甘棠以懷名伯何異前任人為此文饒堂更名衛公蓋得之矣而堂宇褊小不稱及是居中乃徹而大之并與王梅祠焉王公始字損之年十七以文謁張公詠奇之改今字祥

符八年進士後以殿中丞來為邑始至有犯法者鄉所素嫉也公條其奸上府流惡處自後一待以恩信迄其去不更筭一人去而為韶州終江寧府通判位不滿其德則有子荆國文公熙寧間相裕陵以經術為天下學者宗師梅公天聖五年第進士甲科歷臺諫言事有體仁宗嘉之嘉祐二年與歐王韓范司貢舉得人甚盛時蘇內翰在得中以歲謝諸公而謂公為大臣元老其秋出守杭天子賜詩寵其行後徙金陵河中府以卒甚矣三人者之賢天下所共忻慕也而居中獨拳拳於繁其於李衛公王公不特取以勵己思齊焉蓋以勵來者也乃若梅公則將為一邑勸焉或謂繁於成都為劇邑自梅公以來擢巍科躋顯仕者不乏賢在熙寧為御史元祐初自考功郎中知今潼川呂丞相蘇公皆賢之則有若周公尹止孺在今中興為給事中羽儀朝廷蜀之仕者視為領袖則有若勾公

濤景山何獨一公儀氏哉居中曰然吾固知不可
一二數特取其所自始者爾而况梅居鄉時實與
王相值凡以詩往來者八十六和易而思深平淡
而旨遠讀之使人一唱三嘆大雅君子也吾喜其
補於風化為刻石其祠矣有能登堂而瞻其像讀
其詩雖恭悍者吾知其易直子諒之心莫不油然而
為之生矣以美化厚俗未有捷於此也是豈小補
哉居中之論如此誠有味其言也予是以書之居
中名鹵予金堂人建炎二年進士第三人時以左
奉議郎知縣事清慎強敏縣學縣南門一新徵科
以時庭無留訟逾一歲人安之惟恐其去
也有不予信視所作堂亦足以知其人矣

任淵重修先主廟記

智力之不勝義也久矣昔自
英雄豪傑乘時崛起有能仗

義而行偉然正大指麾號令天下從之餘雖其不幸
不克大有所成就於當時而風烈之餘猶足以聳

動後世歷千百載尊仰而懷思之有不能自己者
非以義勝故歟東漢之季王室陵微曹氏怙姦賊
之資以擅中原孫氏席疆大之勢以并江左皆矜
尚智力求所非望非有志於王室也海內之士劫
於威制雖俛首聽從而心不與之至後世利害不
相及則排貶譏笑未始少容惟蜀先主昭烈帝以
宗胄之英負非常之畧崎嶇奔走經理四方最後
伐劉璋遂有蜀漢蓋將憑藉高祖興王之建立
本基然後列兵東向誅有罪而弔遺民以紹復漢
家大業其理順其辭直非若孫曹氏之自為謀也
當是時丞相忠武諸葛侯實左右之人品意象高
遠英特駁駁乎伊呂之間應變機權本於道德內
修綜核之政外舉節制之師欲以攘除姦凶混一
區宇不負其君付託之意可謂社稷臣矣彼其君
臣仗義而行正大如此是以海內之士心與而誠
服之舉無異論雖厄於運數屈其遠圖而後世有

讀其遺書過其陵廟者未嘗不咨嗟流涕尊仰而懷思之也夫義之所在俯仰無愧天地且將直之見信於人亦其理之然哉成都之南三里所立埤歸然曰惠陵者實昭烈弓劍所藏之地有廟在其東所從來遠矣大殿南向昭烈弁冕臨之東夾室以祔後主而西偏少南又有別廟忠武侯在焉老柏參天氣象甚古詩人嘗為賦之廟久不治風雨摧剝殿廡門墻率皆頽圯破缺像設僅存至或露處紹興二十有八年秋九月蜀當謀帥上親擇廷臣文武兼資可屬方面者得中書舍人王公命以龍圖閣待制制置四川使出鎮成都臨遣甚寵粵明年夏四月公始至用故事謁諸祠奠獻至此顧瞻大息曰有大功德於蜀人宜莫如昭烈忠武廟貌乃爾亦獨何心亟命有司繕治之鳩工庀材咸有程度以是歲十月己巳經始落成於明年三月己丑雖號為因舊起廢實再造而一新之棟宇宏

敬丹獲鮮明堅壯精密足以經久祠與惠陵皆護以垣墉限禁樵牧築室忠武祠北明潔幽邃有事於神者得以休焉蓋舊所無也用工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八為錢無慮二百萬木章竹箇取於津步商旅之征勞與費民不知焉既成命淵記之淵懼陋不克稱固辭公不許乃冒昧書其事蓋嘗妄論王霸之說以謂義近王智力近霸竊觀昭烈忠武之所為非深於王道未易明其心於千載上也今公之所學宏遠高明正論凜然一以宗王為本嘗過公孫述廟笑唾不顧至劉蜀君臣嚴事之如此意固有在非特以欽崇秩祀為牧守之所當先也公名剛中鄱陽人開豁邁往而克勤庶事綜練周密治蜀之政百廢具舉不獨新此廟之可書也紹興三十年記

安剛中張桓侯廟記

漢自建安以來皇綱廢弛神鼎震覆姦雄觀霧實生豕心

本初孟德之徒磨牙厲吻血視生靈期於吞噬不
留遺種先主抗幟為國志在援拯一時豪英狗義
蜂起相與提挈共成大事諸葛闕張寶為之最凜
冽威風萬夫之雄荊州之役羣盜鼎來公為後拒
畢力盡死以抗犀醜奮髯張目橫戈一叱蛟豕異
類褫魄逃避虞淵之日覆耀西南繫公之功迄今
千歲英靈之氣森聳如在廟食百世在禮固宜樂
溫之山下瞰大江公之神爽實是寓焉自古迄今
長載祀典舟行上下與茲土民奔走奉事敢不虔
至九穀嘉生連被原隰柯楫往返安流無恙陰相
之功在國與民天朝累封進爵為王惟是廟宇興
建歲久行廊爛頽往來咨嗟力莫能振邵守李公
向者趨朝祇謁祠下再拜祈禱厥應如響至郡未
幾首議修繕自捐金帛眾趨成之功費雖多了不
病民撤去卑陋增飾輪奐開展地基比舊加倍是
役也議興於庚午之冬落成於辛未之春惟公既

有以利其民矣又有以奉其神民和神安福祿來
宜行將以是賀公剛中泰吏是役知之為詳敢具

記以

張震補夔州大晟樂記

宋興百餘載文物具舉惟
樂律之議紛然歷數大儒

莫能定卒至大晟而百家盡廢於是鑄金尚方採
石泗濱以班諸天下校學異時諸生類以時肄習
春秋釋奠合堂上下之樂翕然雜奏以饗先聖先
師盛矣自中原遭變城邑為墟雖東南郡縣還定
安集之餘而禮樂器用無一存者蜀獨以不被兵
僅獲全而數十年間吏唯簿書獄訟兵食之為故
謂儒者事持無訾省甚者竊取資几案娛玩之用
此其於幸中又得不幸者也始夔有賜樂視諸故
府十闕五六雲安舊為軍亦有賜取而合之不足
則又搜取於他州鐘磬正聲中聲凡五十有六按

圖為箕筮實諸學宮每歲祀陳於庭雖備而不作尚庶幾存其意此夫子不忍去告朔羊之志也嗟夫古之禮樂不可復見矣使器無廢猶有考焉而并舉是去之獨何心哉助予為是舉者通判鮮于侃晉伯教授宋明孫晞亮隆興

甲申十月甲子廣漢張震記

王十朋唐質肅公祠記

予始聞夷陵巴東名意其為邑必壯自予適夔過焉

皆最爾邑巴東陋尤甚問其名之所由者曰昔寇萊公歐陽文忠公嘗令二邑地重以人非山川城郭人物之異於他邦也予因謁其祠訪其遺蹟歎息而去至夔一日登郡之東城城下臨奉節縣治問喻君思然曰昔宰是邑亦有如寇歐二公者乎喻令以唐質肅公對予曰是皇祐中為御史獨立敢言嘗疏論貴戚廷斥宰相以賤天下稱為真御史不敢斥其名而曰唐子方者乎熙寧中首言王

臨川不可大用及參大政奮然與爭是非於天子
前氣不為之屈至不勝其忿而死天下至今稱為
正人者乎吾夫子嘆未見剛者唐公非剛者歟名
節凜然固無愧乎忠愍決澶淵之策文忠移司諫
之書也其令是邑有殊績異政故相張公覺嘗筆
之於墓碑矣邑故有令如此而無祠非缺典歟令
聞之慨然不謀於僚不役於民即廳事之東隅易
亭為祠求畫像於江陵得之故家丹青一新儼然
如生觀者莫不起敬如見其冠豸觸邪正色立朝
時也且丐予記其事予謂質肅公之高明大節固
已特書大書於國史何以記為然是邑賴公而重
有不可不書者令蜀人捫膝先生子也有家學治
邑有能聲觀其所慕可以知其人矣
乾道二年六月永嘉梅溪王十朋記

移建武侯祠記

按圖經侯祠在州南門沿城西三
十六步十朋蒞事之初謁焉敬想

風烈廟貌不稱圖葺而新之地卑巷隘民居汙渠
真壤溷乎其間非所以妥靈而崇祠也門之東百
八十五步有臺下臨八陣圖登臺而望常山之蛇
四頭八尾之勢宛然在目北直郡倉即故永安宮
據夷壇狀如屏宮北清漢瀉出兩山之間過灑瀨
入於峽峽口有白鹽山卓立羣峯之外侯昔經營
天下於平沙之上今及千年陵谷雖變精神不亡
祠在兩者之間宜亦侯之志也遂與同僚謀遷焉
為堂五楹廡萬椽西南各為門以通往來像仍其
舊而加冠冕又塑關張像於左右乾道三年四月
壬午告成詩以記之曰白鹽峙天兮灑瀨屹江風
雲慘淡兮翱翔臥龍千秋兮何之新廟貌兮江之
涓前八陣兮後故宮龍兮龍兮神其中望昭烈兮
隔清漢遺廟存兮交精神於恍惚駕虛空兮雲為
馭臣東朝兮主西顧魚得水而相忘兮事無今古
儼闕張於左右兮一龍二虎祠有新故兮侯無重

輕舍其故而新是卜分邦人之情祠舍於圖兮自今始祀事不絕兮有如此水

閻蒼舒將相堂記

古之文武道備於一身而其盛出於一門若三代之英居則坐

廟堂出則專征伐春秋之世謀帥御職者皆其卿大夫而伊周方召自其父子至於孫曾皆以此道傳其家而位其國由漢以來文武分為二道而將相列為兩官其能兼資並美固代不乏人推而淵源流行出於一門名教有光毫髮無憾者抑又艱矣是故以功名相副者謂之世濟以富貴相承者謂之世祿金張許史重侯累將窮富極貴不足為世重輕而六龍三鳳之流聯飛並驚垂芳於無窮宋受天命神祖聖宗深仁厚澤涵育灌浸歷四朝而至於嘉祐治平之間風俗之美人才之盛極矣其間光明碩大雄傑俊偉以德業聞者固不可勝紀若其兼資文武出入將相如韓范富啟者豈易

得哉求之吾蜀閬中陳氏亦其一也陳氏世有聞人自秦國公省華為左諫議大夫官至太師尚書令其積功累德益有自來至公之三子後先舉進士仲居甲科伯季皆狀元由是名震天下堯叟姿貌強力奏對明辯久典樞密靡不淹貫堯佐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聞俱官至宰相堯咨性豪善射在內為學士補外居藩終於節度三子已貴時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皆列侍左右客不安求去公曰此兒子輩爾故天下皆以陳公教子為法以陳氏世家為榮伯季年皆踰六十獨仲年八十二父子兄弟仕皆同朝內外孫曾合一百一十人而仕於朝皆以材稱可謂盛矣始伯仲季未第時肄業於鄉之錦屏常從其父訪陳搏於終南山搏謂曰三子皆將相然仲子伯季不逮也後果如其言淳熙十五年臨安吳昭夫以朝使來守是邦其游刃肯綮之間易呻吟為謹聲

變陰暄為和氣令修於坐嘯之餘人自化服於千里之外乃以暇日登臨茲山感故家喬木之蔭擬前世三槐之貴爰作新堂於書巖之上庶幾高山仰止之意俾來請名余取圖南之言榜以將相而大書之既揭額矣來請記余以病倦荒落敬謝不能而書來益謹稽之國史考之家傳訪之圖牒而強記之俾陳氏遺芳愈久而愈新焉昔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筮之曰淮流絕王氏滅當時以淮流無絕理厥後諸王之盛度越六朝及於滅王之年淮水實竭一時人物掃地而盡哀天綱題錦屏山云此山磨滅英靈乃絕若與淮水讖畧同然淮水有可竭之時而閩山無磨滅之理故此方人物其出益未艾不獨陳氏云

張續南康郡王廟記

郡邑通祀有功德於其民者蓋古制也秦時蜀守水鑿離

堆辟沫水之害溉田以億萬計相與尸而祝之者
今環蜀境漢興宇文翁飭厲諸生於學蜀地學京
師者比齊魯其後學校官為石室以祠翁至欲周
公孔子配秦守以功惠漢守以德教光明俊偉世
傳誦之自是以來凡守之賢者蜀人必為建祠或
繪其像天下名鎮未是有也何者蜀遠而地勝祠受
蜀之寄必其要官大人所可倚重者丞相御史往
徃不盡拘以文法政令能專膏澤可下而蜀之人
亦以所事於君師者事之安其令而不違故雖去
而敬其奉嘗猶不敢忘然則蜀視天下其亦可謂
敦厓而易治矣唐制用節度使治蜀前後名人相
望韋南康郡王在治最久德惠最著今蜀人之祠
王者秩於土神家有其像而府城內外獨無專祠
於禮為不稱今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內相
胡公鎮蜀之明年惟蜀諸路鹽之額浮茶之賦重
與夫夔峽科買金銀之弊垂六十年民力重敝吏

陰拱熟視莫一措手公悉審核精攷以聞凡所以
為民之瘼者不一而足公討理脈絡刮求根株盡
變革乃止初青羌之未就順也公時方入境增調
西兵指授方畧扼其脊尾制不得肆至是懾服面
縛塞下環蜀地數萬里安於靜簡雨暘順序年穀
屢豐衆政既舉乃講舊典之缺度故官宇之隙地
新庀王祠門屋耽耽廣殿渠渠修廊環擁便坐後
列經始於八月之庚申告成於十二月之庚戌土
木陶甃巧塤之工凡九千六百五十四費一出於
官而民不與知蜀人戴公之德猶昔之德王也王
祠既建民益怍舞續以部中守吏入受約束於公
府下公命續記其事辭不獲請續乃復攷王之終
始而復於公曰王治蜀二十一年當貞元姑息情
忌之間外能折敵人之鷓張以功自結於朝中能
撫柔其民三歲一復使蜀土晏然皆樂其生王之
德於蜀蓋如此然王之始進也以隴州假守斬朱

泚之使至其末也露章斥王叔文之姦逮請憲宗
監國朝廷為之增氣大節凜凜皎若日月豈獨書
治蜀之功哉且今之蜀猶昔之蜀也王用蜀兵破
敵人四十八萬衆俘其驍酋靡不如志雖諸葛孔
明南定之功無以尚之而往者數歲間黎雅小夷
陸梁山谷吾將士乃選懦不武久無尺寸功今始
聞其稽顙屈服然則王之折衝英畧著於簡策之
舊者其可不崇大之以昭示來業公方將奮張王
靈洒掃宇縣以成陛下復古之烈宜於王眷然興
懷而不置也語未既衆皆起曰子之言然盍遂書
之續因以其事敬書於石王諱臯字城
武唐史有傳淳熙五年十一月壬申記

蒲咸臨新繁古楠木

記周公賦鷓鴣之年大風拔

為異事然大風拔木天也起而築之人也大木所
偃因人而起之當無足怪者孔子定書從而記之

示訓戒也元祐八年繁江隆道觀玉帝殿庭有古楠二章分列左右如輔如弼一夕風雷大作偃其左偏者邑宰命匠石取之方執柯伐其枝忽聞軋軋聲乃稍稍起立匠石皆在上如猿猴然觀者驚駭邑宰降階俯伏謝罪君子以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較諸金滕茲為尤異蓋以不待人力而自起也今五十有一年矣縉紳先生尚能言之若不鑿諸石以永其傳則無以訓戒後代余被命尉茲邑道士詹次淵請書其事因從春秋記異之法月而日之以警不能寅畏上帝者

任正一游浣花記

成都之俗以游樂相尚而浣花為特甚每歲孟夏十有九日都

人士女麗服靚妝南出錦官門稍折而東行十里入梵安寺羅拜奠國夫人祠下退游杜子美故宅遂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與其日凡為是游者架舟如屋飾以繪綵連檣銜瓦蕩漾波

間簫鼓詠歌之聲喧闐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
結棚上下數里以閱舟之往來成都之人於他游
觀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則傾城而往里巷闐然自
旁郡觀者雖負版芻蕘之人至相與稱貸易資為
一飽之具以從事窮日之游府尹亦為之至湔上
置酒高會設水戲競渡盡衆人之樂而後返其傳
曰此冀國故事也冀國姓任本漢上小家女任媪
嘗禱於神祠夢神人授以大珠覺而有娠明年四
月十有九日而生女稍長奉釋氏教甚謹有僧過
其家瘡疥滿體衣服垢敝見者心惡獨女敬事之
一日僧持衣從以求浣女欣然濯之溪邊每一漂
衣蓮花輒應手而出里人驚異求僧已不知其所
在因識其處為百花潭會崔寧節度四川微服行
民間見女心悅之賂其家納以為妾寧妻死遂為
繼室累封至冀國既貴每生日即來置酒其家舫
船江上訪漂衣故處徘徊終日後人因之歲以為

常且即寺之東廡作堂祠之余自為兒時得於傳聞如此顧未嘗一至其處今歲之夏以事留成都而適及是日與二三友觀焉訪冀國遺跡漫無可攷獨有吳仲庶所作祠堂記與余昔所聞於為兒時者大抵畧同時余猶為疑其說之不然者余按唐書大歷中崔寧自蜀入朝留其弟寬守楊子琳自瀘州襲之寬戰力屈寧妻任素驍勇出家財募士得千人設部隊自將以進子琳懼引去蜀賴以全止以姓見初不載其封冀國及為何許人其嘗扞大寇以功得封史家畧而不書尚或有之至其家世實不知所據杜子美詩曰百花潭北莊又曰百花潭水即滄浪其來久矣非由冀國而得名也吾意蜀人之不忘冀國之功歲即其祠致禮焉因相與朋聚為樂非謂其為此邦之人及嘗自為僧漂衣之異也而或者因百花潭之名附會其說矜為誇誕若不足憑况潭在成都為近郊使冀國實

生於是寧方節度鎮蜀何至奪其境內之民而妾之豈為民父之意哉此甚不然者矣客有謂予曰杜子美在蜀與寧同時潭之得名與子美寶相後先子又安知其不然寧跋扈人也何有於境內一女子乎大厯之世朝野多虞干戈兵甲時有所貸而不問重以從事中原未遑他及寧自恃僻遠違禮輒肆以資聲色之奉以欺朝廷之不知且莫我誰何者蓋有所恃而為此也後寧從德宗狩奉天為盧杞譖死不能保其首領雖曰非罪得非罔上之報天或使之邪方寧無恙時驕其嬖妾至馳騁出游於十數里之外使人習之而不能改遺風餘烈猶足以啓後人之侈心想其當時車服之盛疾驅於通道大都震耀其閭里之人傲睨一時不知有識者得以指議其後雖冀國嘗有功於蜀而專恣亦甚矣吾以吾之說如此客以客之說又如此相與詰難久之會日暮笑謂客曰是游可樂事之

然否姑置之未暇究也坐客皆笑而罷明日錄其言為記

蔡迨合江園記

合江園唐尹韋忠武作後因其序為樓閣臺榭參植美竹異卉蒼翳

參差而春芳夏陰波光月暉以時獻狀無不可愛故為成都園亭勝踐之最嘉時暇日方伯刺史與其賓寮名勝登臨燕衍傳觴授簡以極其驩幾與東平之谿堂山陰之蘭亭爭長也而呂正愆之記可娛官官之人未必皆材又屬公府尚簡重燕游濶疎因弗以治樓敬亭侈花竹剪刺荒穢蕭條可念其無恙者獨長江茂林耳淳熙二年春李唐來為是官入其寺傷焉欲善其墮圯而病其資會提點刑獄晉原李公兼漕領府事唐白具故公亟出緡錢材甃畀以庀事址之墟者屋之宇之仆者起之楹桷牖戶上覆旁障之腐而缺者易而新之弗

廢其舊而加壯焉而又補藝花竹叢條暢茂咸復其故園之壞而葺者數矣莫若今日之壞甚而葺之力而成之敏也非獨唐能張其官實惟晉原公達所以為政雖職併事叢而細大必舉頤指如意致其下盡力焉它視此可知也工之訖宜有以志迨將入吳會艤舟亭下唐請書其事喜為之書是

年記

陸游籌邊樓記

淳熙三年八月既望成都子城之西南新作籌邊樓四川制置使知

府事范公舉酒屬其客山陰陸游曰君為我記按史及他志唐李衛公節度劔南實始作籌邊樓廢久無能識其處者今此樓望捷為焚道黔中越嶺諸郡山川方域皆畧可指意者衛公故址其果在是乎樓既成公復按衛公之舊圖邊城地勢險要與蠻夷相入者皆可考信不疑雖然公於邊境豈

真待圖而後知哉方公在中朝以洽聞強記擅名
一時天子有所顧問近臣皆推公對莫敢先者其
使北而歸也盡能道其國禮儀刑法職官宮室城
邑制度自幽薊以北出居庸松亭關並定襄五原
以抵靈武朔方古今戰守離合得失是非一皆究
見本末口講手畫委曲周悉如言其閩內事雖彼
耆老大人知之不如是詳也而况區區西南夷距
成都或不過數百里一登是樓盡在目中矣則所
謂圖者直按故事而已請以是為記公慨然曰君
之言過矣予何敢望衛公然竊有幸焉衛公守蜀
牛奇章方居中每排沮之維州之功既成而敗今
予適遭清明寬大之朝論事薦吏奏朝入而夕報
可使衛公在蜀適得此時其功烈壯偉詎止取一
維州而已哉游曰請併書公言以詔後世可乎公
曰唯唯
月一日記

范成大石經始末記

石經已載前記。毘子正作考異而為之序。攷異之作大抵

以監本參校。互有得失。其間顛倒缺訛。所當辨正。然古今字畫。雖少不同。而實通用耳。考異并序。凡二十一碑。具在石經堂中。子正之序曰。鴻都石經。自遷徙鄴。雍遂茫昧於人間。至唐大和中。復刊十二經。立石國學。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鏤之板。故今世六學之傳。獨此二本。爾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而或又云。母昭裔依太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馬今攷之。偽相竇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正書。周禮孫朋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詳觀其

字畫亦必為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釗而能盡用大和本固已可嘉凡歷八年其石千數昭喬獨辨之尤偉然也公武異時守三榮嘗討國子監所模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叅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武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畧例有邢琦注禮記月令從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取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尚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二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爾雅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

尤多不可勝紀獨計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大理雖石本多誤然如尚書禹貢篇夢土作乂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而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政尚書無頗為無彼改春秋郭公為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敢決之以臆姑兩存之亦鑄諸樂石附於經後不誣將來必有能考而正之者焉子正又刻古文尚書於堂而為之序曰自秦更前代法制以來凡曰古者後世寥乎無聞書契之作固始於伏羲然變狀百出而不彼之若者亦已多矣尚書一經獨有古文在豈非得於壁間以聖人舊藏而天地亦有所護不忍使之絕晦中間雖遭漢巫蠱唐天寶之害終不能滅蝕今猶行於人間者豈無謂耶况孔氏謂尚書以其上古之書也當時科斗既不復見其為隸古定此竇一耳雖然

聖人遠矣而文字間可以概想則古書之傳不為浪設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通延士張真微呂氏所鑄本再刻諸石是不從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粵藁之類學者可不知歟嗚呼信而好古學於古訓乃有獲益前牒所令方將配孝經周易經文之古者同附於石經之列以故弗克第述一二以示後之好議奇字者安知世無揚子雲時乾道庚寅仲夏望日序

范蕃分弓亭記

蜀自岷山沫若水外即為邊境熙寧以來歲遣禁旅更戍今留屯成

都者合土兵凡十有七營邊久無事軍政廢弛游手工技皆得編名籍中而鎧仗麾幟至朽敗不可用乾道六年蠻寇雅之碣門九年犯黎之虎掌殺州從事掠居民以去勢駸駸若無所憚上憂之命敷文閣直學士吳邵范公自廣西經畧使徙鎮全蜀公至即以練兵丁繕保障抗章驛聞上賜詔嘉

獎於是簡士卒之曉勇者別為一軍壯且少者次之罷遣其老羸者且示以坐作進退之法非風雨不休而尤致意於射以為蠻夷所恃峙巖大山掩爾叢木出沒其間若猿猱然吾禦之者非刀稍所能及乃取弓人於綿弩人於間相膠析幹治筋液角極六材之良闢廣場於府舍之北築亭兩向摘杜少陵酬嚴武之詩名之曰分弓時輕裘幅巾引數百人按試技力而賞罰其勤惰未幾軍容一新悉為精銳蹶張者至千斤挽強過六鈞而命中者十八九於戲盛哉公嘗至亭上語其屬曰誰謂蜀兵孱乎牧野誓師庸蜀羌髳啟盧彭濮與焉蓋今東西蜀與巴郡是也諸葛贊皇二公勲烈偉矣其平蠻討魏飛星流電之軍豈盡出於西北哉士不素習而使之操弓挾矢馳危蹈阨未有不顛仆者非獨蜀軍然也今吾軍既練於昔而猶有所慮大抵興滯補弊用力甚難而敗之至易經營終歲而

荒之十日。前功蕩然矣。故曰屢省乃成。欽哉。功成而弗省者，而弗屢此。唐虞君臣之至戒，而吾亭所為作亦欲取以自近而數省之耳。公大儒退若不勝衣，而經綸方畧小用之已如此。況擴而充之乎。所謂收滴博之成，奪蓬婆之城，又何足言哉。亭創於淳熙乙未之季秋，成於明年之仲夏。命譽識其歲月，故併公語記之。

砌街記

天下郡國惟江浙覺其道，雖中原無有也。太少二城，坤維大都會，市區櫛比，衢隧基

布而地苦沮洳。夏秋霖潦，人行泥淖，中如履膠漆。既晴則蹄道輒迹，隱然縱橫，頗為往來之患。紹興十三年，鄱陽張公鎮蜀，始命甃之，僅二千餘丈。後三十四年，吳郡范公節制四川，為竟其役。鳩工命徒分職授任，程督有方，尺寸有度，費出於官而不以及民。日廩以食，而人競力作，未幾告成。以大計

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甃一百餘萬為錢一千萬
贏率一街之首尾立兩石以識廣狹凡十有四街
然後所至側布如江浙間雨不乘槁騎不旋濇徐
行疾驅俱從坦平父老相與謂曰周道如砥其尚
見於斯乎昔日單襄公聘宋過陳火朝覲矣而道
弗不可行於是歎司空視塗之失職而知其不久
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而徒杠輿梁弗修孟子
曰惠而不知為政夫善為政者緩急有序大小畢
舉未有治其急而忽其緩志其大而畧其細者而
善觀人之國亦必以是公之於蜀藥傷補敗苗耨
髮櫛無一不用其力至道路之政世所謂緩且細
者亦整治如此百世之下四方之人入其境仰公
之賢推此以攷其政績尚可

髻髻云淳熙四年四月日記

楊甲修學記

成都學宮自漢至今千餘載祠殿講
堂歸然獨存其西屬廷三百楹壯麗

廊大是為崇寧新學而歲久弊漏汚甚蜀連帥所
統治繁夥月率一入學見諸生為故常講席徹即
上車去不暇按行或有意苴補破敗吏緣為姦厚
費府廩巧墁枝撐目所及以誣不察故雖數加葺
亦易壞淳熙二年六月敷文閣待制范公自桂林
移鎮全蜀始至謁先聖率諸生列拜庭下覽古歎
息顧見屋室侈剝木老石腐則慨然欲興廢於是
詠畫講席核經費虛實選吏程督刮絕蝨蠹自禮
殿石室與今學官講誦之舍師儒之堂黜閭隳落
風雨入而烏鼠宅者皆撤新之蓋踰年而役休沈
沈翼翼嚴覲宏固為西南冠公來新學延見多士
與耆儒宿師考難疑義訓誨熟複自左右序生與
四方之觀游若弟若子望公辭氣容色揚厲奮發
願識嘉績顯刻以毋忘公德公使甲記載本末甲
辭不獲命則具著公惇本勸學委訓示後與蜀人
所欲聲公無窮者為詞綴語下公名成大字至能

吳郡人以儒長者治蜀有大惠利及民然其政發源實始興學其辭曰遠哉茲學循吏所作柵荒鑄頑爰初維難築室攷宮誘民其間被之書詩惠我後人聖有廟祀士有攸宇相其喬木曰此千歲孰傾不扶以雨以風掃除壞汙起自今公斤材鳩工左規右程執斤從之役徒蒸蒸迺崇乃治毋有庠腐廓焉新宮以就爾士士曰樂哉其來翼翼誦歌講讀金石屋壁公往眎成弁服在門揖之畢升進退齊平公曰士子吾敬誨汝聖作斯學惟汝擇取蓋古有訓自本自根餘力則文以華其身滔滔利聲則非我徒毋墮爾修愧此學廬士拜稽首載銘公言敢有戮遺公參在前井絡之區槁乾既濡民以順賴士勸毋怠公歸廟堂我思維勸毋壞於成以詔來者

糜粟堰記

上之淳熙二年吳郡范公以鈇鉞鎮蜀仁行如春威行如秋休養生息人用以

寧越明年六月築亭於廩棗堰下雲汀煙渚競秀
於前古木修篁左右環峙柏蔭森森互數十里幽
曠清遠真益州之勝概也又親書扁榜揭之顏開
道勁絕塵得古人用筆意藻繪不加而勝益奇矣
又明年四月公始與客集於亭上命其諸生楊甲
為之記甲詣轅門上謁以辭不獲退伏念蜀土肥
衍由引江溉焉有如波流湍悍則鬻渚厓穡事昏
墊民且不奠居廩棗堰者殺湍悍之巨防也粵攷
厥初雖肇於唐高駢然陴陋易圯不足以陘洪源
折逆流逮隆崇基以漉沈澹災引注灌溉膏我梁
稻絕其氾濫者宋端明殿學士劉公熙古之力也
自開寶以迄於今踰二百年而沃野之利博矣享
其利而忘其功不可也斯亭之作無乃章劉公之
懿而起蜀人無窮之意乎蓋公之政以惠利斯民
為急方其弭節秦滅蜀之酒課四十八萬緡罷糴
關中亦七十六萬斛公所為若是故視有功於民

者欣然之色發越眉宇其惓惓於劉宜也甲承命書之使後之登覽者不獨有微尚之歎而敬公章善予能之意焉公名成大號石湖居士道德文章震撼九牧嘗使絕域有功矣集於亭之月上詔來錫公命加敷文閣直學士召赴行在所其治蜀之績可知也

劉光祖新繁縣朱真人祠堂記

古之僊者或詭服變名姓佯狂市井

間人莫測其為或啖食草木土炭諸臭惡物達人不擇貴賤肆口罵毀至瓦石擊走之或事化丹砂水銀諸不死之藥往來海上遇其徒授之祕方期不泄於人世所傳多此類也或云有陰功者亦得白日僊去是皆不可疑其有無而余嘗喜道朱真人事讀茅茨賦悵然知其為隱者也其言有曰壁崩剝而通風簷摧頽而瀉日又曰削野藜而作杖卷竹葉而為巾余雖不能然而意殊欣然慕之

至其終篇有曰口無二價日惟一餐於是置卷而
歎曰僊者無他惟修心養生二事而已矣惟其純
一不變人罕能之使人能終身不二價則赤子之
性常全終日不再食則沖虛之氣常集其於僊也
何有修心以你真養生以練神其為道也簡易其
為功也悠久余嘗攷唐隱逸傳然後知真人之事
非有荒忽詭異之迹而皆可究也裂冠毀服窺匿
林莽聞彼竇軌者方以多殺戮為治固高人之所
鄙而不顧也雖高士廉粗知安靜之理亦烏能識
夫人不言之妙哉織芒僞置道上人曰居士僞也
以未若易之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所為如此而
傳不言其所終至其迹顯晦不常然而人所共傳
者每每於夢中以藥石愈人疾本朝崇寧間賜號
妙通真人比歲蜀人信事之益多邑有其祠家有
其像今新繁縣隆道觀新作祠堂者鄉貢進士李
涂王焯率其邦人之為也余與李氏兄弟交重其

能以大學相繼取科第涇之凡渠必欲得余丈記
立祠本末余魯鈍性不喜外驚竊於真人之道有
感焉故樂為李氏兄弟書之若夫祠堂之歲月有
不以廢興為存亡者不必記也淳熙八年月日記

萬里橋記

維蜀慕王化通中國最為古遠載籍之
傳尚矣至周武王牧野之誓史官書之

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則其附聲教識仁暴概
見於經矣獨秦見伐資以取楚儀錯之爭是也而
儀城具存至今自秦置守李冰通二渠為蜀萬世
利今萬里橋之水益秦渠也是則蜀號陸海蕭何
藉之以基漢興五六十年載文翁守蜀始取蜀秀
民立學官教之學比齊魯而司馬相如之文遂擅
天下晚有揚雄氏續孟荀之絃於漢之既衰漢祀
中絕公孫述竊據蜀蜀人以死抗述者班班風節
又凜乎東京之首也其後諸葛孔明用蜀以仁義
公信懷而服之法度修明禮樂幾於可復夫歷周

秦兩漢千有餘年孔明而以蜀通吳抗魏三分天下存漢社稷雖號霸業實宣王風蓋孔明學探伊傅而述并管樂蜀人到今矜而誦之不忘今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則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孔明沒又千載橋之遺跡亦粗具非有所甚壯麗偉觀也以千載之間人事幾更興廢而橋獨以孔明故傳之亡窮其說雖殊名橋之義則一厥今天下兼有吳蜀朝廷命帥其遠萬里益受孔明之任以來由蜀走關道亦如之其於橋孰不懷古以圖今追孔明之道德勲庸而思髣髴其行事侍御趙公之鎮蜀也始至謁古柏祠即命葺之明年作祠廟於其故營又明年新其故宅廟貌每曰諸葛公三代遺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於此今

其遺跡所存尚多而萬里橋者乃通吳之故事前
帥沈公嘗修廣之猶陋弗稱且易壞久將莫支則
命增為石魚醜水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
橋成耽耽屋成繩繩嚴嚴翼翼都人大和會觀所
未有民不知役而公亦樂之風煙渺然岸水秀而
川景麗公與客登此蓋未嘗不徘徊而四顧也雖
然茲橋也過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衆矣如公
所懷風景抑末耳神交千古又安知諸葛公通吳
之志亦未嘗一日不在於中原也乎光祖泰公元
僚公命光祖為之記記其大者而遺其細蓋將以
大者望公俾公之功名垂千萬世若曰橋美名
公又與之為美觀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京鏜馬橋記

出成都城北門不百步有橋舊名清遠凡有他道來成都者必經焉

清獻趙公所編成都集記最為精詳余因究清遠
得名之自則成都都有橋七謂象應七星獨清遠不

與及究司馬長卿題柱之所名昇仙者迺在數然
其說謂當在上流五里今之名昇仙者在下流七
里集記已疑其非古矣余謂長卿負飄飄凌雲游
天地之意氣發軔趨長安時欲與蜀山川泄其不
平其操筆大書當於萬日睽睽之地決不在此况
象應七星之義必其屈曲遼屬不應昇仙獨與他
橋相遠絕陵谷有變移冊牘有缺逸竊意近時之
清遠即昔日之昇仙不然九達之衝百堞之旁一
杠梁如此反不載於成都集記何耶集記作於國
朝使清遠之名果得於古清獻公豈肯畧之於簡
編之外余久欲訂正之而無其因先是橋隸邑尉
邑尉多苟且逋責疊石編木工不精良不惟簡陋
視會府不稱歲久石且泐木且折勢將圯敗過者
病焉迺於農隙水涸時撤而新之取長卿題柱之
語扁以駟馬因去清遠不經之名記其辯也不廢
昇仙相仍之地存其疑也或曰是則然矣無亦以

貴富期待蜀士耶曰余何敢淺蜀士余所期待又在貴富外名當傳信稽事考迹曰駟馬為宜粵自六丁開蜀參井岷峩之英靈恥秦不文德不忍度劍闕者百七十有餘年至漢文翁守蜀始振發之長卿寶鍾其英靈者首入帝京以雄麗溫雅之文動萬乘震一時其後蜀上接軫以進者皆長卿破其荒議功當為文翁亞文翁劍興之學長卿經行之橋事雖不侔迹皆不當蕪沒余來成都學宮歌頌欲歷已改築棟宇人謂自成均而下無此壯觀似足以侈文翁化俗之萬分茲建橋以駟馬名自是長卿之遺蹤亦不泯矣若曰長卿非全德不為蜀士所多則非余訪古名橋之意也橋石其址以醜水如堆阜者三屋其背以障風雨如樓觀者十有五楹板其虛距江底高二十有二尺其修十有七丈其廣二丈麓南北兩涘以禦衝決翼東西兩亭以便登覽經始於故歲十二月之戊戌告具於

今歲四月之庚辰是役也取餘於公帑則民不知擾責成於寮案則官無妄費易名以辯千古之疑則所傳或不朽持是以紀於石尚庶幾無愧辭云

惜陰亭記

予聞平崖張公鎮蜀時通夕宴坐郡樓上披番漏水歷歷分明一刻差誤必詰

之守籤者服為神明公謂鼓角為中軍號令不可不謹爾自予至成都首訪遺事所謂郡樓即今之銅壺閣也樓屹然自若銅壺則亡其實矣因詢其漏法則寅中已亥陟降其水者凡四既無所依據且其箭以七日半為等日升一刻必驟進之前卻頻數不無差忒因喟然曰此人而不天豈東坡所謂母意毋我而得萬物之平者耶知成都縣事臨邛宋朝英於漏法甚精予屬其籌鑄壺刻箭始更其法測午中之晷為升箭之初畢百刻而後易仍以歷象考七十二候初未昏明晝夜長短之數日

異句殊差布於箭似能以自然之理求之天者復為圖鏡諸石且名以惜陰有問其然予告之曰人性勤惰得之天而不可強也使後世昏陶士行則此圖為聳人不能皆上智下愚凡有懼心者即可進於善矧人生誰能滿百藉令滿百亦不過三萬六千日而已幼稚髦期之時且三之一前賢功業宕求於二萬四千日之境人以壺滿為盈也而不知其年之縮也人以箭刻為升也而不知其年之降也以器之進知年之退苟能克其涓滴之善於其身如水之盈能積其圭泰之功於其民如刻之升則予在蜀之日尚無負予惟懼也尚借此圖以銘諸座右云

于臬修夔州東屯少陵故居記

唐大厯中少陵先生自成都來夔門

蓋欲下三峡道荆襄以向洛陽漸圖北歸始至暫寓白帝既而復還漢西最後徙居東屯質之於詩

皆可考峽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曠獨東屯距白
帝五里而近稻田禾畦延袤百頃前帶清溪後枕
崇岡樹林蔥蒨氣象深秀稱高人逸士之居少陵
於是卜築焉厭鷲塵而樂幽勝蓋詩人所以為吟
詠風月之地夔州之詩多至四百餘篇計當一草
一木盡入詩句中矣少陵既出峽其地三易主近
世始屬李氏少陵手書之券猶在子襄頗好事講
求故蹟復置馬齋用涪翁名少陵詩意創大雅堂
臨溪又建草堂繪其遺像歷歲滋久屋且頽圯弗
治券亦為有力者取去而前賢舊隱幾為荆榛之
墟慶元三年春連帥閻中毋丘公澗使蘇臺錢公
暇日聯轡訪古歎高風之既遠而故居之弗葺無
以致思賢尚德之意因李氏子欲析居毋丘公捐
金市之而歸諸於官為田一十一畝有奇繚以短
垣樹以嘉木齋與堂之款腐撓折者從而增葺之
架為憑軒闢為虛牖開新徑以直谿而東屯之景

物深窈幽邃與少陵寓居之日無異錢公又跨草堂創為重閣移置少陵像於其上凭欄一望則平川之綺麗四山之環合若拱若揖與賓主相領畧蓋東屯至是遂為夔州勝處嗟夫少陵始進三賦明皇奇其才嘗召而欲用之故其詩有主上項見徵之句已而齟齬不偶流落頓挫故其詩有青冥却垂翅少陵抱負奇偉許身稷契蓋欲少出所學以自見於世而卒不遇憔悴奔走於羈旅之間可歎也雖然少陵之詩號為詩史豈獨取其格律之高句法之嚴蓋其忠義根於中而形於吟詠所謂一飯未嘗忘君者是以其鏗金振玉之所與騷雅並傳於無窮也少陵避地入蜀其寓居之處同谷有草堂浣花亦有草堂皆官自葺之有以見其勿翦勿伐之意獨東屯不然誠夔門之缺典也夫地固以人重而物之興廢有時今帥漕二公獨能興四百年之遺址而更新之明示好尚丕變雅俗實

權輿於此則是役也豈徒為遊觀設哉慶元三年十二月初二日朝奉郎權通判夔州軍州兼管內

勸農事借
緋于真記

景宜之講堂記

慶元二年春正月郡守王君重修講堂成是堂也跨龍山飲青竹雄

峙岳陽掩映奎壁昔我先達嘗以為藏修之地前郡守彭君何君先後修葺風雨既久瓦石垣墉有頽剝者至是侯乃慨然新之落成之日衣冠會集諸生舉酒為壽侯曰君子之學必講而後明然講有二難受教弗篤難乎其為師指示弗專又難乎其為弟子中古之士有講有聽若學之弗講與講而弗聽惡在其為是堂也若其所以為講者大學之明德新民中庸之性道教聖賢之精蘊在焉師舍是無以為教弟子舍是無以為學惟文學諸君與諸士子最諸宜之曰侯之言是也吾黨之士能

服膺乎師教而不負吾侯修堂之心斯可矣
侯謂宜之不可無述也因次第其言以為記

度正重修中江縣儒學記

先王之所以教皆因人
心之所有而順導之非

有所強之於外也故其為教也易而成材也衆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先王因之以成其孝及其
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先王因之以成其悌此弟子
之職所以為小學之教蓋立身行己之本幼而學
之者也夫人莫不有惻隱之心克之可以為仁莫
不有羞惡之心克之可以為義莫不有辭避之心
克之可以為禮莫不有是非之心克之可以為智
此大人之事所以為大學之教蓋齊家治國之本
壯而行之者也後世設為學校庠序以養之詩書
禮樂以教之其於古之道也可謂近矣然試之以
科舉考之以經義詩賦論策則昔先王之所未有
者然其所以為此者亦惟曰使之推其心之所有

載之於言以見其所蘊之淺深疎密云爾夫苟能
推其心之所有則其於先王之教豈不尚庶幾哉
國朝自藝祖皇帝以揖讓得天下兩幸太學列聖
因之開設學校尊崇師儒內自京師外薄四海州
縣莫不有學至於講明先王之遺言紹續洙泗不
傳之緒風化之美無愧三代視秦漢而下蓋過之
矣然自仁宗之世取湖州安定先生之法以為太
學法然後太學之所以為教者定自二程先生侍
太中公為漢州起止先生中允宇文公為教官
然後人知列郡之學不可以無師自司馬文正公
之孫為玉山令邀晦菴先生於道請為諸生講說
然後人知各縣之學亦以得師為美蓋學校之不
修則士無所於學而師儒之不立則學者亦將何
質疑請問必二者交舉然後可以明教化美風俗
淑人才可不念哉成都宇文峒為中江酒官始至
適科調煩興眉山李侯臺以為材使兼縣事朔望

造學宮歲久不葺日就頽圯則嘆曰俎豆之事文
教所繫豈以軍旅數起大夫久役而遂廢耶於是
以其餘力銖積寸累而一新之內而夫子之宮堂
與庭宇齋廡庖廚門觀以至外之牆圍無不畢備
厲者易之壘者飾之起於嘉定十三年七月庚戌
至八月癸未落成嚴嚴翼翼多士慰喜又創為一
堂以祠濂溪而下諸老先生以示學者趨向抑亦
可謂知所本矣書來請正文以為記正聞邑之士
蓋嘗有遊東南講聞師友之微言而歸者來者或
能致之使發其大端以私淑諸人異時必有卓然
而興起者此又所以修建者之本意不可不知
也尚其勉之峒即止止先生四世之從孫也

巴川社會記

人與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同於一理均於一氣故君子以為人者同胞之

兄弟而物者相與之儕輩也視之如兄弟則必親之而有相友之義焉視之如儕輩則必愛之而無

暴殄之失焉。知此則知所以為仁。知所以為仁則知所以仁。而愛物矣。仁之為道用之一鄉不為不足用之一國不為有餘。所施益博則濟益衆。顧用之何如耳。在上而行之則為仁政。在下而行之則為仁里。仁之所以為美者非以其有無相調。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故耶。往時崇安告旱。人將乏食。晦庵先生與其鄉之諸賢請於府得粟以貸於其鄉之人。免於流離饑莩。其年歲則大熟。於是收其息之二而藏之。既而還其貸於府。而以其息為社倉行之。數年人以為便。淳熙中先生為浙東常平使者。以職入對。因條其事。奏之孝宗。皇帝深嘉其意。頒之天下。於是所在好事。往往各以其私穀推行。以應詔旨。仁聖之澤無遠不被人。到於今賴之。近年以來。吾鄉之士慕而為之者三。趙飛鳳兄弟行之。龍多景元一行之。巴川陳汝等行之。巴嶽之下行之。巴川者合二十家為錢一千緡。歲

得穀三百石登熟則以價糴之擇一人以掌其穀之數暮月穀價暴貴細民不易則收三分之息而糴之以濟貧弱以平市價又擇一人以掌其緡之錢藏明年其時復行其事歲以為常因其鄉俗之便變而通之於先生條曰雖若稍異然其所以惠利窮困之意大抵同也吾鄉地勢高仰無隄隈陂塘之利世所謂雷鳴田者五日不雨則枯十日不雨則槁故豐年常少而凶年常多比年穀價騰湧比之往時不啻三倍然人心不厭猶有閉糴以待善價者而此二十家者乃獨不然豈不足以羞其心愧其願使知所勸慕然則是倉之設不惟可以利濟於人而其所以補益名教之功亦不為小矣於是景元一來言曰是二十家者其心固未嘗不一也而數年之後不能保其無倦他日若子若孫又不能保其行之而不廢願一言記之庶其知所警懼而傳之無窮也先正曰天下之道二仁與不

仁而已。乘時射利者，龍斷之賤夫也。慈細民之難，棘不易而思有以惠利之者，仁人君子之用心也。使夫任事者，因其貪鄙苟賤，從而賤之，因其用心之近於仁人君子而時加貴重之，則孰不勉於為善？又安用記為也？雖然，或者有所未暇矣。無已則有一焉，今二十家之所以為此者，是必有聞於前賢矣。且人物之生，本同於一氣也。見其一原也，則其於人也，豈不如手足兄弟其於物也，豈不如鄉黨儕輩？詩云：兄弟孔懷。又云：兄弟急難，行道之人，顛連無告而莫之顧者，有矣。未有手足兄弟，顛連無告而不為之惻然動心者，也。故凡二十家所以不謀而同不約而合者，非有見於此耶？既以此而開其始，欲戒其終，使不倦且使後世子孫循之而不廢，則莫若讀書而講學。讀書則理明義精，講學則行著習察。仁民愛物之心，愈久愈光大矣。夫如是，窮則行之一鄉，達則行之一國，以至推之當世。

是烏可得而已哉故曰欲戒其終使不倦且使後世子孫循之而不廢莫若讀書而講學皆應曰然

遂書

為記

魏了翁簡州三賢閣記

成都之天慶觀仙遊閣故有張忠定公繪像嘉定十

二年南海崔公與之來守成都清風令儀砥厲頽俗明年劉文節公一見洒然異之退語人曰是宜配忠定公與清獻公崔公之門人洪咨夔等乃即忠定公之次圖趙崔二公而並祠焉屬劉公為之贊厥十年眉山家侯大酉自將作監丞請外擢守簡州州有會勝堂堂圯已久僅守清獻詩刻侯既復之又為閣其上用成都近北繪三賢而縮之而馳書於靖曰趙張之風烈家傳而人誦之言之祇贊而崔公之潔已裕民憂邊思職亦近世所罕儼也其大城西家虜連歲盜邊莫能入人尤德之恐

久而遺忘子其為我記諸顧剪焉罪戾之餘世所棄置而陽安之隸數千里來辱余曷敢不可乃因劉公之贊此次其事而書之以復於家侯或曰自淳化四年迄今幾二百四十年矣而獨三賢之稱不已疏乎而况吏之得祠於仕國也如莊周所書庚桑子事特寓為之言耳自蜀人祀文翁由是桐鄉南陽涓城之祀史不絕書非其同氣而春秋奉嘗事已變古若夫生而繪像以配先賢則於義何居曰不然也劉公倡之洪侯和之家侯因之蓋將以表競廉貪則取其接乎耳目之近而可證焉者耳已所當律職所當憂孰非人臣之常分而俗淪世黷貪競相師乃有清方不移華皓益堅如崔公是不足以刑善而勸乎二氣五行之運鍾而為人千百載而一日億萬人而一心使為吏而無德於民民將盼盼然疾視之唯恐棄之不亟也至於歲月滔邁情偽寂寥去者非有勢利之挾也居者非

有交譽之求也而著乎斯人之心隱然與所寓俱存敬共承事罔敢不恪是區區者誰實使之然則祠不可義起乎既以謝客又次其說以附劉公之贊

張神君紫府飛霞洞記

吾舊生越雋間按越雋為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

之用在漢時戶僅四十萬其俗多營窟版屋而息如上古穴居野處之世其壙巖穴接黎之邛笮都雅之靈闕道自唐大斥土宇包蠻荒而郡縣之民不堪命越雋遂與腹裏壤斷土隔真人幸啓偃兵息民執玉斧而大渡割棄之外越雋淪嗚呼吾將安歸當以黎雅為鄉也黎之邛岷闕有靈應洞乃吾之變化所其俗醇厚簡古如周民好善堯民可封其地襟帶巖壑如恭華之磅礴岷峩之嶙峋吾常愛而居焉近奉帝命往來全蜀至則寓之以行化恨榛莽掩翳如小有虛靜之所吾必久留邑

下苟洙父子念此甚久吾知而直命之乃忻然於
吾殿後斬荆棘去茅菅為一洞天費僅二十萬錢
屋穴皆備吾揭為紫府飛霞蓋本班固賦西都據
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與王勃記滕王閣彩
徹雲衢霞鷲齊飛之義上以示吾不忘故鄉之意
下以期有志於攀鱗者休哉蒙山之下亦有變化
之所矣後之人有能自勵而期為汗漫遊者乎然
東山舊祠興自紹興丙寅逮今年丁卯始克有洞
穴而洞穴不成於他人而成於苟洙父子亦有數
也一日苟洙父子欲記年月曰此事非神其誰宜
為吾亦為忻然親書於石
開禧三年六月十八日記

何鈔相墨堂記

君子之風烈其感於人者信遠矣
哉謠岫嶽之碑慨然以思觀延陵

之銘躍然以喜君子之風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既
往而如在積之者厚矣世之好名刻意從事於浮

未其精神心術之運卒不能必其著不知君子道
德之實克然溢乎中而灼然燭乎外天下後世願
見不可得往往因其遺蹟以起高山景行之思蓋
所謂感者有出於語言筆墨之外或可推而至也
故資政殿學士兼山黃公裳劔陽人篤信力行尚
友洙泗每謂學者由君子之學始於修身正心極
則與天地為一是故以道為主以心體之以經為
學以身臨之涵養純熟推之天下特其餘事先生
雖居窮處不求聞知然亦嘗有援天下之志違事
孝祖橫經潛邸代言西掖進司喉舌忠規讜論有
人所難言者故大叅樓公鏞評之曰先生先見如
呂中丞勇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司馬溫公
自以為不及者公皆過之而得其全當是時兼山
之名震天下皇帝即位虛席登庸曾未踰時大星
殞沈而先生不起矣鏐嘗因是有歎焉夫君子所
負者大而不能用或用之不盡若有物以制之蓋

於本朝得二人焉。明道與先生是也。方荆公當國，率意更署舉朝正論，無一合者。惟明道與語，心平氣和，荆公每為之動，而終不能用。先生之學，實繼明道，且超顯矣。而功業亦不克盡見。蓋明道無死新法之變，不至已甚。先生尚存，儒學之禁，可以無作。二先生出處存亡，實有闕於天下休戚，不幸皆齋志以歿，惜哉！然君子之於人，過其居式，其間思其人，愛其身，百世在前，猶知企慕，況乎澤之存者，近接於耳目之所及，寧不寶而藏之乎？先生筮仕漫尉壁山，後三十有四年，嘉定甲戌之冬，鏐長斯邑，慨念疇昔，嘗執經函丈，深辱知愛，注目經行之地，人寂山空，規恢網羅，聞見開示，將領事甫爾，未暇也。明年春，邑尉宋君出示先生所著詩書詞教章筆墨蕭散，興寄高邁，超然有出塵之姿。自先生之去，歷尉掾以十數，莫或表其事。宋君於是作堂尉廡之西，偏聚而刻之，繪先生之容，榜曰相墨堂。

而屬鏐記其歲月序先生學術大畧為壁山學者之勸昔山谷跋潘侯所藏五宰相書能屏却不祥非特一縣章之比其重之如此先生逸辭妙墨豈止與此五宰相爭強而已哉將百載之後山川鬼神實呵護之可以人之靈而不如鬼神乎先生曩與先君子及鏐往來之帖因以遺宋君丐書其後數語併刻之左右

費士幾漕司高齋堂記

杜少陵游蜀凡八稔而在夔者獨三年平生所賦詩

見於集凡千四百六篇而在夔者乃至三百六十有一得非愛其山川奇壯風俗淳厚故其寄寓之久賦詠之多如是哉然則公雖下巴峽浮湘衡南遊以死吾意其精爽猶往來於夔子國中也嘗以其詩考之其在夔也始寓白帝城繼下瀼西居後乃移於東屯各隨所寓而賦高齋曰次水門者為

白帝城曰依藥餌曰見一川者則以漢西東屯作也後人即其處所各肖像以高齋名之所以紀其舊遊而欽其風致庶幾尚友之意云爾今東屯白帝城齋像具存而漢西居按圖經所載漕廨即其故地嘗詢之故老謂舊亦有祠不知廢於何年而齋顏則前使者范公孫移之東路蓋猶未遠遂使故地寂無一迹良可慨嘆屬東臺有堂歲久弗支梁棟撓折簷楹摧圯一遇震風凌雨凜然有傾壓之懼議者欲撤去之屢矣予惜其規模傑壯不忍撤乃鳩巨材積柴桶運瓦甃葺而新之木章竹介悉從官市不以勞民既成則取前移於東屯者東齋舊宇臨而揭之齋之對舊有公詩石刻成列因肖公像於其中而祠焉於是遺響復存廢典且舉始有以副一方之願夫土木興作或得或失聖人必謹書之故考室詠於周詩復宇歌於魯頌豈以為細故而畧乃今起輪奐於將傾揭丹青於欲壞

退食有地肆筵有所以滌塵氛以舒心目政事之暇可不務乎况少陵忠義之氣根於素守雖困躓流落而一日未嘗忘君後之來者儻觀遺像而念其行藏瞻齋頽而企其節義則愛君憂國之念油然而生其補於政治豈淺淺哉予猶有望於後之人嗣而葺之俾無壞嘉定元年冬廣都費士錢記

章答逸心亭記

粵若緱山積秀耀真胄於千齡淮水澄源煥清風於百世紀其貴盛

則同日分為五列侯稱彼才華迥當時號曰三珠樹折仙枝於奕葉流英概於遊方隱顯雖珠卷舒一致即太原王君表正鍾其緒矣君幼而雅於好尚壯而多聞交遊必賢談笑惟義迨乎知命於所居東偏初園亭以適性蹊分桃李愛其若君子之芳馨陰茂松筠賞其若志士之節操凡植奇葩異實咸資興詠或燕游穉阮以樂天和或集會荀陳以聲名教飲不迨乎沈涵言必盡乎切磋由是四

方輜車望風而至千里多士慕義而來君必盱衡
倒屣勤勤拳拳問義必行從善為樂一日僕息鞚
林下晤語罇前屬君操觚求亭之號迺本其事題
曰逸心固資日休之義也偉乎君其儲詩書以尊
道勵絃誦以傳家則慶延後昆美紹先德莫之京
矣又何必塵生羅襪珠貫歌衣方謂之樂歟會有
浴沂之士朋簪而來游是
亭觀是說能無優之哉

范仲芑盤谿記

始予先君試吏新繁稱邑中勾氏
多人士曰友于字信卿者名銳於

學有當世意己而試有司數不合晚乃得官主閭
中簿度不能酬其素即棄官去脫遺世事寄意間
適其所居有谿環繞清澈可挹因取唐人李愿太
行之谷曰盤者以名其谿谿下上沙澄而谷岌
土肥而植蕃躋攀曲折視着屋穩處為堂為亭為
軒為菴為寮掩映相望至者如行圖畫中累覽為

洞窮之而深治涉為航浮之而安架虛為橋即之而通悉旁緣昌黎序中語極其意而揭之扁榜經營之初物色自獻騁望之際而勢咸得嘯歌俛仰觴酒杖履盡一豁之勝而胷中梗概始披於此矣予童時侍先君已聞君賢仲兄齊叔又與君通昏媾而盤谿之名往往流於士大夫之聽思一往遊以足於登覽而未暇也繫官於朝君書來以圖相示屬予記之予惟山林富貴二者莫或得兼富貴而或羞焉求人以塗之人恕我不可得而山林之樂尚多取之尚不為貪人情常以自恕擅壑專林而不知止者有矣然自漢以來柴桑朝川僅以一二名於天壤他皆泥沒至不得其處則凡致意於煙霏草木之間而人品或非者此又可以欺世也歟惟君深於學問持滿而未發既其入任筋力未及於衰視世之夸華愆然無以易之處陰息影休其轂而不悔非徒以枯槁宿名也是可書

四川通志卷四十一